

# 神仙傳序

予著內篇，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，弟子滕升問曰，先生云，仙化可得，不死可學。古之得仙者，豈有其人乎。予答曰，秦大夫阮倉所記，有數百人，劉向所撰，又七十餘人。然神仙幽隱，與世異流。世之所聞者，猶千不一者也。故寧子入火而陵煙，馬皇見迎於護龍，方回變化於雲母，赤將茹葩以隨風，涓子餌術以著經，嘯父別火於無窮，務光游淵以哺薤，仇生卻老以食松，印疏煮石以練形，琴高乘鯉於碣中，桂父改色以龜腦，女丸七十以增容，陵陽吞五脂以登高，商丘明菖蒲以無終，雨師鍊五色以屬天，子先轡兩於玄塗，周晉素鶴於緱氏，軒轅控飛龍於鼎湖，葛由策木隱於綏山，陸通匠遐紀於廬，肅史乘取鳳而舉，東方飄幘於京師，犢子桃以淪神，主柱飛行以餌砂，阮丘長存於睢嶺，英氏乘魚以登遐，修羊陷石於西岳，馬丹迴風以上徂，鹿翁陟險而流泉，園客蟬蛻於五華。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，見於仙經服食方，及百家之書，先師所說，耆儒所論，以為十卷，以傳知真識遠之士。其繫俗之徒，思不經微者，亦不彊以示之。則知劉向所述，殊甚簡略，美事不舉。此傳雖深妙奇異，不可盡載，猶存大體。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。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。

# 神仙傳卷一

晉 葛洪著

## 廣成子

廣成子者、古之仙人也。居崆峒之山，石室之中。黃帝聞而造焉。曰，敢問至道之要。廣成子曰，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何足以語至道。黃帝退而閒居，三月後，往見之，膝行而前，再拜，，請問治身之道。廣成子答曰，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，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，必靜必清，無勞爾形，無搖爾精，乃可長生。慎內閉外，多知為敗我，我守其一，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。得我道者，上為皇失吾道者，下為土。將去汝入無窮之門，游無極之野，與日月參光，與天地為常。人其死而我獨存矣。

## 盧敖若士

若士者，古之仙人也。莫知其姓名。燕人盧敖者，以秦時遊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元闕，至於蒙穀之山。而見若士焉。其為人也，深目而元準，鳶肩而修頸，豐上而殺下，欣欣然方迎風而顧

見盧敖，因遯逃乎碑下。盧仍而視之。方蹠龜殼而食蟹蛤。盧敖乃與之語曰，唯以敖焉，背群離黨，窮觀六合之外，幼而好遊，長而不渝，周行四極，唯此極之未窺，今夫子於此，殆可與敖為友乎。若士淡然而笑，曰，嘻。子中州之民，不宜遠而至此。此猶光乎日月，而載乎列星，比乎不名之地，猶窈奧也。昔我南游乎罔野，北息乎沈默之故鄉。西窮窈冥之室，東貫鴻洞之光，其下無地，其上無天，視焉無見，聽焉無聞，其外有沃沃之汜，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，吾猶未之能究也。今子遊始至於此，乃語窮觀豈不陋哉。然子處矣吾與汗漫，期於九垓之上，不可以久駐。乃舉臂竦身，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，不見乃止。恍惚若有所喪也。敖曰，吾比夫子也，猶黃鵠之與壤蟲也。終日行離咫尺，而以自為遠，不亦悲哉。

## 老子

老子者，名重耳，字伯陽，楚國苦縣曲仁里也。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。雖受氣天，然見於李家，猶以李為姓。或云老子先天地生。或言天之精魄。蓋神靈之屬。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，生時剖母左腋而出。生而白首，故謂之老子。或云其母無夫，老子是母家之姓。或云老子之母，適至李樹下而生。老子生而能言，指李樹曰，以此為我姓。或云上三皇時，為玄中法師。下三皇時，為金闕帝君。伏羲時，為鬱華子。神農時九靈老子。祝融時，為廣壽子。黃帝時，為廣成子。顓頊時，為赤精子。帝嚳時，為祿圖子。堯時，為務成子。舜時，為尹壽子。夏禹時，為其行子。殷湯時，為錫則子。文王時，為文邑先生。一云守藏史。或言在越為范蠡，在鴟夷子，在吳為陶朱公。皆見於群書，不出神仙正經，未可據也。葛稚川云，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，當無世不出，俯尊就卑，委逸就勞，背清澄而入臭濁，棄天官而受人爵也，天有天地，則有道

術。道術之士，何時暫乏。是以伏羲以來，至於三代，顯名道術，世世有之，何必當是一老子。也皆由晚學之徒，好奇尚異，苟欲推崇老子，故有此說。其實論之，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，非異類也。按史記云，老子之子，名宗，仕魏為將軍，有功封於段。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，言之玄孫瑕，仕於漢，瑕子解，為膠西王太傅，家於齊。則老子本神靈耳。淺見道士，欲以老子神異，使後代學者從之，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。何者，若謂老子是得道者，則人必勉力競慕。若謂是神靈異類，則非可學也。或云，老子欲西度關，關令尹喜，知其非常人也，從之問道。老子驚怪，故吐舌聃然，遂有老聃之號。亦不然也。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，老子未入關時，固已名聃矣。老子數易名字，非但一聃而已。所以爾者，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，人生各有厄會，到其時，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，則可以延年度厄。今世有道者，亦多如此。老子在周，乃三百餘年。二百年之中，必有厄會非一，是以名稍多耳。欲正定老子本末，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，并老仙經文以相參審。其他若俗說，多虛妄。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，皆云老子黃白色，美眉，廣頰，長耳，大目，齒，方口，厚唇，額有三五達理，日角月懸，鼻純骨，雙柱，耳有三漏門，足蹈二五手，手把十文，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，至武王時為柱下史。時俗見其久壽，故號之為老子。夫人受命，自有通神遠見者，稟氣是常人不同，應為道主，故能為天神所濟，眾仙所從出世之法，九丹八石，金醴金液，次存玄素守一，思神歷藏，行氣鍊形，消災辟惡，治鬼養性，絕穀變化，厭勝教戒，役使鬼魅之法，凡九百三十卷，符書七十卷，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。自有目錄。其不在此數者，皆後之道士，私所增益，非真文也。老子恬淡無欲，專以長生為務者。故在周雖久，而名位不遷者，蓋欲和光同塵，內實自然，道成乃去，蓋仙人也。孔子嘗往問禮，先使子貢觀焉。子貢至，老子告之曰，子之師名丘，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。孔子既見老子，老

子告曰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若愚，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也。孔子讀書，老子見而問之曰，何書。曰：易也。聖人亦讀之。老子曰，聖人讀之，可也。汝葛為讀之，其要何說。孔子曰，要在仁義。老子曰，蚊 嚙膚，通夕不得眠，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，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染而黑，天之自高矣，地之自厚矣，日月自明矣，星辰固自列矣，草木固有區矣，夫子修道而趨，則以至矣。又何用仁義。若繫鼓以求亡羊乎。夫子乃亂人之性也。老子問孔子曰，亦得道乎。孔子曰，求二十七年而不也。老子曰，使道可獻人，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。使道可進人，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。使道可告人，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。使道可傳人，莫不傳之其子矣。然而不可者，無他也，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。孔子曰，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，誦先王之道，明周召之 詩，以千七十餘君，而不見用。甚矣，人之難說也。老子曰，夫六藝，先王之陳 也。豈其所陳哉。今子所修者，皆因陳 也。 者，履之出，而 異哉。孔子歸，三日不談。子貢怪而問之。孔子曰，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，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，未嘗不及而加之也。人之用意如麋鹿者，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，未嘗不銜而頓之也。人之用意如淵意者，吾飾意以為鉤緇而投之，未嘗不 而制之也。至於龍，乘雲氣，遊太清，吾不能逐也。今見老子其猶龍乎。使吾口張而不能翕，舌出而不能縮，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。陽子見於老子，老子告之曰，虎豹之文，猿獠之捷，所以致射也。陽子曰，敢問明王之治。老子曰，明王之治，功蓋天下而不自己，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，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，不測而遊乎無者有者也。老子將去，而西出關，以昇崑崙。關令尹喜，占風氣逆，知當有神人來過，乃掃道四十里，見老子而知是也。老子在中國，都未有所授。知喜命應得道，乃停關中。老子有客徐甲，少賃於老子，約日雇百錢，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，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。甲見老子出關遊行，速索償，不可得。乃倩人作辭詣關令，以言老子。而為作辭

者，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。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，許以女嫁甲。甲見美女，尤喜。遂通辭於尹喜。得辭大驚。乃見老子。老子問甲曰，汝久應死，吾昔賃汝，為官卑家貧，無有使役，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，所以至今日。汝何以言吾。吾語汝到安息國，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，汝何以不能忍。乃使甲張口向地，其太玄真符，立出於地，丹書文字如新，甲成一聚枯骨矣。喜知老子神人，能復使甲生，乃為甲叩頭請命，乞為老子出錢還之。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，甲立更生。喜即以錢三百與甲，遣之而去，并執弟子請之禮。具以長生之事授喜。喜又請教誡。老子語之五千言，喜退而書之，名曰道德經焉。尹喜行其道，亦得仙。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，孝文帝及外戚諸竇，皆不得不讀，讀之，皆大得其益。故文景之世，天下謐然，而竇氏三人也，保其榮寵。太子傅 廣父子，深達其意，知功成身退之義向，同日棄官而歸。散金布惠，保其清貴。及諸隱士，其遵老子之術者，皆外損榮華，內養生壽，無有顛沛於險世。其洪源長流所潤，洋洋如此。豈非乾坤所定，萬世之師表哉。故莊周之徒，莫不以老子為宗也。

## 彭祖

彭非者，姓籛，諱鏗，帝顓頊之玄孫也。殷末，已七百六十七歲，而不衰老。少好恬靜，不卹世務，不營名譽，不飾車服。唯以養生治身為事。王聞之，以為大夫。常稱常稱疾閑居，不與政事。善於補導之術，服水桂，雲母粉，麋角散，常有少容。然性沈重，終不自言有道，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。窈然無為。少周遊時，還獨行，人莫知其所詣，伺候，竟不見也。有車馬而常不乘。或數百日，或數十日，不持資糧。還家，則衣食與人無異。常閉氣內息，從旦至中，乃危坐拭目，摩搦身體，舐脣咽唾，服氣數十，乃起行言笑。其體中或疲倦不安，便導引閉氣，以攻所患。心存其體面，

九竅，五臟，四肢，至於毛髮皆令具至。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中達十指末，尋即體和。王自往問訊，不告。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，而皆受之，以恤貧賤，無所留。又朵女者，亦少得道，知養性之方。年二百七十歲，視之如五六十歲。奉事之於掖庭，為立華屋紫閣，飾以金玉，乃令朵女乘輜駟，往問道於彭祖。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。彭祖曰，欲舉形登天，上補仙官，當用金丹，此九召太一，所以白日昇天也。此道至大，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養精神，服葯草，可以長生。但不能役使鬼神，乘虛飛行，身不知交接之道，縱服葯無後也。能養陰陽之意，可惟而之得，但不思言耳，何足怪問也。吾遺腹而生，三歲失母，遇犬戎之亂，流離西域，百有餘年，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，失五十四子，數遭憂患，和氣折傷，冷熱肌膚不澤，榮衛焦枯，恐不度世所聞淺薄，不足宣傳。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，傳言千歲、色如童子，步行日過五百里。能終歲不食，亦能一日九食，真可問也。朵女曰，敢問青精先生，是何仙人者也。彭祖曰，得道者耳，非仙人也。仙人者，或竦身入雲，無翅而飛。或駕龍乘雲，上造天階。或化為鳥獸，遊浮青雲。或潛。行江海，翱翔名山或食元氣。或茹芝草。或出入人間，而人不識。或隱其身，而莫之見。面生異骨。體有奇毛。率好深僻。不交俗流。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，去人情，遠榮樂。有若雀化為蛤，雉化為蜃，失其本真。更守異氣。余之愚，心未願此。已入道，當食甘旨，服輕麗，通陰陽，處官秩耳。骨堅彊，顏色和澤，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視，長在世間，寒溫風濕不能傷，鬼神眾精莫敢犯，五兵百蟲不可近，嗔喜毀譽不為累，乃可為貴耳。人受氣，雖不知方術，但養之道得宜，常至百二歲。不及此者，傷也。小復曉道，可得二百四十歲。加之，可至四百八十歲。盡其理者，可以不死。但不成仙人耳。養壽之道，但莫傷之而已。夫冬溫夏涼，不失四時之和，所以適身也。美色淑姿，閑柔娛樂，不致思慾之惑，所以通神也。車服威儀，知足無求，所以一志也。八音五色，以悅視

聽，所以導聽也。凡此皆以養壽，而不能斟酌之者，反以速患。古之至人，恐下才之子，不識事宜，流遞不還，故絕其源。故有上士別。中士異被。服藥百憂，不如獨臥。五音使人耳聾。五味使人口爽。苟能節其宜適，抑揚其通塞者，不以減年，得其益也。凡此之類，譬猶水火，用之過當，反為其害也。不知其經脈損傷氣不足，內理空，髓腦不實，體已先病，故為外物所犯，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。若本充實，豈有病也。夫遠思彊記傷人，憂喜悲傷人，喜樂過差，忿怒不解傷人，汲汲所願傷人，陰陽不順傷人，有所傷者數種，而獨戒於房中，豈不惑哉。男女相成，猶天地相生也。所以神氣導養，使人不失其和。天地得交接之道，故無終竟之限。人失接之道，故有傷殘之期。能避眾傷之事，得陰陽之術，則不死之道也。天地晝分而夜合，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，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。人能則之，可以長存。次有服氣，得其道，則邪氣不得入，治身之本。其餘吐納導引之術，及念體中萬神，有舍影守形之事，一千七百餘條，及四時首向，責已謝過，臥起早宴之法，皆非真道，可以教初學者，以正其身。人受精養體，服氣煉形，則萬神自守其真。不然者，則榮衛枯悴，萬神自逝，悲思所留者也。人為道，不務其遂其末。告以至言而不能信。見約要之書，謂之輕淺，而不盡服。誦觀夫太清已神中經之屬，以此自疲，至死無益，不亦悲哉。又人苦多事，少能棄世獨往，山居穴處者。以道教之終不能行，是非仁人之意也。但知房中閉氣，節其思慮，適飲食，則得道也。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，指韜形隱遯，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，萬三千首，為以示始步門庭者。宋女具受諸要以教王。王試之有驗。殷王傳彭祖之術，屢欲祕之，乃下令國中，有傳祖之道者誅之。又欲害祖以絕之。祖知之，乃去不知所之。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。王不常行彭祖之術，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。得鄭女，妖姪失道而殂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，由於王

禁之故也。後有黃山君者，修彭祖之術，數百歲，猶有少容。彭祖既去，乃追論其言，以為彭祖經。

### 魏伯陽

魏伯陽者，吳人也。本高門之子，而性好道術。後與弟子三人，入山作神丹。丹成。知弟子心懷未盡，乃試之曰，丹雖成，然先宜與犬試之。若犬飛，然後人可服耳。若犬死，即不可服。乃與犬食之，犬即死。伯陽謂弟子曰，作丹唯恐不成，今既成而犬身之死，恐是未合神明最對意，服之，恐復如犬，為之奈何。弟子曰，先生當服之否。伯陽曰，吾背違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道，亦恥復還。死之與生，吾當服之。乃服丹入口即死。弟子顧視相謂曰，作丹以求長生，服之即死，當奈此何。獨一弟子曰，吾師非常人也，服此而死得無有<sup>1</sup>意耶。<sup>2</sup>因乃取丹服之，亦死。餘二弟子相謂曰，所得丹者，欲求長生耳。今服之既死，焉用此為。不服藥，自得數十歲在世間也。遂不服。乃共出山，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。二子去後，伯陽即起。將所服丹，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，皆起。弟子姓虞，遂皆仙去。道逢入山伐木人，乃作手書與鄉里人。寄謝二弟子。弟子<sup>3</sup>乃始懊恨。伯陽作參同契，五行相類凡三卷。其說如解釋<sup>4</sup>周易，其實假借爻象，以論作丹之意。而世之儒者，不知神丹之事，多作陰陽注之殊，失其旨矣。

---

<sup>1</sup> 一本無有字。

<sup>2</sup> 一本作也。

<sup>3</sup> 一本無弟子二字。

<sup>4</sup> 如解釋有三字，一本作是字。

## 華子期

華子期者，淮南人也。師用里先生，受仙隱靈寶方。一日伊洛飛龜秩，二日白禹正機，三日平衡。按合服之，返老還少，日能行五百里，能舉千斤，一歲十易皮，如蟬蛻。後乃得仙去。

神仙傳卷一終

# 神仙傳卷二

## 白石先生

白石先生者，中黃夫人弟子也。至彭祖時，已二千有餘歲矣。不肯修昇天之道，但取不死而已，不失人間之樂。其所據行者，正以交接之道為主，而金液之樂為上也。初以居貧不能得藥，乃養羊牧豬，十數年間，約衣節用，置貨萬金。乃大買藥服之。常煮白石為糧，因就白石山居，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。亦食脯飲酒。亦食穀食。日行三四百里。視之色如四十許人。性好朝拜事神。好讀幽經文及太素傳。彭祖問之曰，何不服昇天之藥。答曰，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。但莫使老死耳。天上多至尊相奉事，更苦於人間。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為隱遁仙人。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，亦猶不求聞達者也。

## 皇初平

皇初平者，丹溪人也。年十五，家使牧羊。有道士見其良謹，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，四十餘年，不復念家。其兄初起，行山尋索初平，歷年不得。後見市中有一道士，初起召問之曰，吾有弟名初平，因令牧羊，失之四十餘年，莫知死生所在，願道君為占之。道士曰，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，姓皇字初平，是卿弟非疑。初起聞之，隨道士去求弟，遂得相見。悲喜語畢，問初平羊何在。曰近在山東耳。初起往視之，不見。但見白石而還。謂初平曰，山東無羊也。初平曰，羊在耳，兄自不見之。初平與初起俱往之初平叱曰，羊起。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。初起曰，弟獨得仙道如此，吾可學乎初。平日，唯好道便可得之耳。初起便棄妻子，留住，就初平學。共服松脂茯苓。至五百歲，能坐在立亡，行於日中無影，而有童子之色。後乃俱還鄉里，親族死略盡，乃復還去。初平改字為赤松子，初起改字為魯班。其後服此藥得仙者，數十人。

## 王遠

王遠，字方平，東海人也。舉孝廉，除郎中，稍加中散大夫。學通五經，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。逆知天下盛衰之期，九州吉凶，如觀之掌握。後棄官入山修道，道成漢孝桓帝聞之，連徵不出，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。遠低頭閉口不答詔。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，皆說方來之事。帝惡之，使削去。外字適去，內字復見，墨皆徹板裏，削之愈分明。遠無子孫，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。同郡太尉陳耽，為遠營道室，旦夕朝拜之。但乞福，未言學道也。遠在陳家四十家餘年，陳家曾無疾病死喪，奴婢皆然，六畜繁息，田桑倍獲。遠忽語陳耽曰，吾期運當去，不得久停，明日日中當發。至時遠死。耽知其仙去，不敢下著地。但悲啼嘆息曰，先生捨我，我

將何怙。具棺器，燒香，就衣裝之。至三日夜，忽失其屍。衣冠不解，如蛇蛻耳。遠卒後百餘日，耽亦卒。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。或曰知耽將終，故委之而去也。初遠欲東入括蒼山，過吳，住胥門蔡家。蔡經者，小民耳。而骨相當仙。遠知之，故住其家。遂語經曰，汝生命應得度世，欲取汝以補官僚耳。然少不知道，今氣少肉多，不得上去，當為屍解，如從狗竇中過耳。於是告以要言乃，乃委經而去。經後愁身體發熱如火，欲得冷水灌之。舉家汲水灌之。如沃焦石。如此三日。消耗骨立。乃入室，以被自覆，忽然失之。視其被內，唯有皮頭足具，如蟬蛻也。去十餘年，忽還家。容色少壯，鬢髮鬢黑。語家人曰，七月七日，王君當來。其日可多作飲，以供從官。至其日，經家乃借瓮器，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。是日，王君果來。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，此近皆驚，莫知所在。及至經舍，舉家皆見遠冠遊冠，朱衣，虎頭，鞶囊，五色綬，帶劍，黃色，少髭，長短中形人也，乘羽車，駕五龍，龍各異色，前後糜節，幡旗導從，威儀奕奕，如大將軍也。有十二伍伯，皆以蠟封其口，鼓吹，皆乘龍從天而下，懸集於從庭官。皆長夫餘，不從道衢。既至，從官皆隱不知所在。唯獨見遠坐耳。須臾，引見經父母兄弟，因遣人召麻姑。是何人也。言曰，王方平敬報，久不到民間，今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否。須臾信還，不見其使。但聞信語曰，麻姑載拜，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，尊卑有序，拜敬無階。煩信承來在彼，食頃即到。先受命，當按行蓬萊。今便暫往，如是，當還便親覲，願未即去。如此兩時。聞麻姑來。來時，亦先聞人馬聲。既至，從官半於也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許，於頂上作髻，餘髮散垂至腰，衣有文彩，又非錦綺，光彩耀目，不可名狀，皆世之所無也。入拜遠遠為之起立。坐定，各進行廚，皆金盤玉杯。餽膳多是諸花，而香氣達於內外。擘脯而食之，云麟脯。麻姑自說云，接待以來，已見東海三為桑田。向到蓬萊，又水淺於往日，會時略半耳，豈將復為陵陸乎。遠嘆曰，聖

人皆言，海中復行揚塵也。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。時經弟婦新產數日，姑見之。曰，噫，且立勿前，即求少許米來，得米，擲之墮地，謂以氣祛其穢也。視其米，皆成丹砂。遠笑曰，姑故年少也。吾老矣，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。遠謂經家人曰，吾欲賜汝輩美酒，此酒方出天廚，其味醇釀，非俗人所宜飲，飲之或能爛腸，今當以水和之，汝輩勿怪也。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，以賜經家人。人飲一升許，皆醉。良久，酒盡遠遣左右曰，不足，復還取也。以千錢與餘杭姥，乞酤酒。須臾，信還。得一油囊，酒五斗許。使傳餘杭姥。答言，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。麻姑手爪似鳥，經見之，心中念曰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也。遠已知經心中所言，即使人牽經鞭之，謂曰，麻姑。神人也，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。但見鞭著經背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。遠告經曰，吾鞭不可得也。經比舍有姓者，失其名，嘗罷懸尉，聞經家有神人，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，於是遠使引前與語。此人便欲驅使比於蔡經。遠曰，君且向日而立。遠從後觀之曰，噫，君心邪不正，終未可教以仙道。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。臨去，以一符并一傳，著小箱中，與陳尉。告言，此不能君度世。止能存君本壽，自出百歲。向上可以禳災治病。<sup>5</sup>病者命未終，及無罪者，君以符到其家，便愈矣。若邪鬼血食，作祟禍者，便帶此符，以 社吏，遣其鬼。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，臨時以意治之。陳以此符治病有效，事之者數百家，壽一百一十歲而死。死後子弟行其符，不復驗矣。遠去後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，皆盡。亦不見有人飲食也。經父母私問經曰，王君是何神人，復活居何處。經曰，常在崑崙山，往來羅浮括蒼等山。山上皆有宮室，主天曹事。一日之中，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。地上五嶽生死之事，皆先來告王君。王君出城，盡將百官從行，唯乘一黃麟，將十數侍人。每行，常見山林在下，去地常數百丈，所到山海

---

<sup>5</sup> 一本無病字。

之神，皆來奉迎拜謁。其後數十年，經復暫歸家。遠有書與陳尉，其書廓落，大而不工。先是，人無知方平名遠者，因此乃知之。陳尉家，於今世存錄王君手書，并符傳於小箱中。

### 伯山甫

伯山甫者，雍州人也。入華上中，精思服食，時時歸鄉里省親，如此二百年，不老。到人家，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，有如目見。又知方來吉凶，言無不效。其外甥女，年老多病，乃以藥與之，女時年已七十，轉還少色如桃花。漢武遣使者行河東，忽見城西有一女子，笞一老翁，俛首跪受杖。使者怪問之。女曰，此翁乃妾子也。昔吾舅氏伯山甫，以神藥教妾，妾教子服之，不肯。今遂衰老，行不妾，故杖之。使者問女及子年幾。答曰，妾已一百三十歲，兒八十。後入華山去。

### 馬鳴生

馬鳴生者，臨淄人也。本姓和，字君賢。少為縣吏。捕賊所傷。當時暫死，忽遇神人，以藥救之，便活。鳴生無以報之，遂棄職隨神。初但欲冶金瘡方耳，後知有長生之道，乃久隨之，為負笈。西之女几山，北到玄丘，南至廬江，周遊天下，勤苦歷年。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，歸入山，合藥服之。不樂昇天，但服半劑為地仙。桓居人間，不過三年，輒易其處。時人不知是仙人也。架屋舍，畜僕從車馬，並與俗人皆同。如此展開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，人多識之悉之，怪其不老。後乃白日昇天而去。

## 李八百

李八百，蜀人也。莫知其名，歷世見之，時人計其年八百歲，因以為號。或隱山林，或出市廛。知漢中唐公房，（房一本作昉）有志不遇明師，欲教授之。乃先往試之，作客傭賃者，客傭賃者，公房不知也。八百驅使用意，異於他客。公房愛異之。八百乃偽病困，當欲死。公房即為迎醫合藥，費數十萬錢，不以為損，憂念之意，形於顏色。八百又轉作惡瘡，周身體，膿血臭惡，不可忍近。公房為之流涕曰，卿為吾家使者，勤苦歷年，常得篤疾，吾取醫欲令卿愈，無所惜，而猶不愈，當如卿。八百曰，吾瘡不愈，須人舐之，當可。公房乃使三婢。三婢為舐之。八百又曰，婢舐不愈，若得君為舐之，即當愈耳。公房即舐復言，無益。欲公房婦舐之，最佳。又復令婦舐之。八百又告曰，吾瘡乃欲差，當得三十斛美酒，浴身，當愈。公房即為具酒，著大器中。八百即起入海中浴，瘡即愈。體如凝脂。亦無餘痕。乃告公房曰，吾是仙人也。子有志，故此相試。子真可教也。今當授子度世之訣。乃使公房夫妻并舐瘡三婢，以其浴酒自浴。即皆更少，顏色美悅。以丹經一卷授公房。公房入雲臺山中作藥。藥成，服之仙去。

## 李阿

李阿者，蜀人。傳世見之，不老。常乞於成都市，所得，復散賜與貧窮者。夜去朝還，市人莫知所止。或往問事，阿無所言，但占阿顏色。若顏色欣然，則事皆吉。若容貌慘戚，則事皆凶。若阿含笑者，則有大慶。微嘆者，則有深憂。如此候之，未曾不審也。有古強者，疑阿異人，常親事之。試隨阿還所宿，乃在青城山中。強後復欲隨阿去，然身未知道，恐有虎狼，私持其父大刀。阿見而怒強曰，汝隨我行，那畏虎也。取強刀以繫石，刀折壞。強憂刀

敗。至旦隨出。阿問強曰，汝愁刀敗也。強言實恐父怪怒。阿則取刀左手繫地，刀復如故。強隨阿還成都。未至，道逢人奔車，阿以腳置其車下，轆腳，皆折，阿即死，強怖，守視之。須臾，阿起，以手撫腳而復如常。強年十八，見阿年五十許。強年八十餘，而阿猶然不異。後語人，被崑崙山，召當去，遂不復還也。

神仙傳卷二終

## 神仙傳卷三

### 河上公

河上公者，莫知其姓字，漢文帝時，公結草為庵於河之濱。帝讀老子經，頗好之，諸王及大臣皆誦之，有所不解數事，時人莫能道之。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，乃使所不決之事以問。公曰，道尊德貴，非可遙問也。帝即幸其庵，躬問之。帝曰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，域中四大，王居其一，子雖有道，猶朕民也，不能自屈，何乃高乎。公即撫掌坐躍，冉冉在虛空中，去地數丈，俛仰而答曰，余上不至天，中不累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臣之有。帝乃下車稽首曰，朕以不德，忝統先業，才小任大，憂於不堪，雖治世事，而心敬道，直以暗昧，多所不了，唯願道君有以教之。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，熟研之，此經所疑皆了，不事多言也。余注此經以來，一千七百餘年，凡傳三人，連子四矣，勿以示非其人。言畢，失其所在。須臾，雲霧晦冥，天地泯合。帝甚貴之。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，世不能盡通，故神人特下教之，而恐漢文心未至信，故示神變。所謂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耶。

## 劉根

劉根者，字君，京兆長安人也。少明五經，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考廉。除郎中。後棄世學道，入嵩高山石室。崢嶸峻絕之上，直下五千餘丈，冬夏不衣，身毛長一二尺。其顏色如四五十歲人。深目多髮，鬢皆黃，長三四寸。每與坐，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，人不覺換之的。衡府君自說，先祖與根同歲者，至王莽時，頻使使者請根。根不肯往。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。根不答。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。根唯言謝府君，更無他言。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，郡民大疫，死者過半。太守家大小悉得病。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，請消除疫氣之術。珍叩頭述府君之言。根教言，於太歲宮氣上，掘地深三尺，以沙著其中，及酒沃之。君依君，病者悉愈，疫氣尋絕。每用有效。後太守張府君，以根為妖，遣使召根，擬戮之。一府共諫府君，府君不解。如是諸吏達根，欲令根去。根不聽。府君使至，請根。根曰，張府君欲吾何為耶，問當至耳。若不去，恐諸君招咎，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。根是日至府時，賓客滿座，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更繩索而立，根顏色不變。府君烈聲問根曰，若有何道術也。答曰，唯府君曰，能召鬼乎。曰能。府君曰，即能，即可促鬼至廳前。不爾當大戮。根曰，召鬼，至易見耳。借筆硯及奏案，鎗鎗然作銅鐵之聲，聞於外。又長嘯，嘯聲音非常清亮，聞者莫不肅然。眾客震悚。須臾，廳上南壁，忽開數夫，見兵甲四五百人，傳呼，赤衣兵數十人，刀劍，將一車，直從壞壁中入來。又壞壁復如故。根下車上鬼。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，見下有一老翁老姥，大繩反縛，囚之，懸頭廳前。府君熟視之，乃其亡父母也。府君驚愕流涕，不知所措。鬼乃責府君曰，我生之時，汝官未達，不得汝祿養。我死，汝何為犯神仙尊官，使我被收，困辱如此。汝何面目，以立人間。府君下階叩頭，向根伏罪受死，請求放郝先人。根五百兵囚出，散遣之。車出去，南壁開。後車過，

壁復如故。既失車所在，根亦隱去。府君稱悵恍惚，狀若發狂。妻登死。良久，乃蘇。云見府君家先捉者，大怒，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，使我見收。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，府君夫婦男女皆卒。府掾王珍，數承顏色，懼然。時伏地叩頭，請問根學仙時本末。根曰，吾昔入山，精思無所不到。後如華陰山，見一人，乘白鹿車，從者十餘人，左右玉女四人，執采旄之節，皆年十五六。余載拜稽首，求乞一言。神人乃告余曰，爾聞有韓眾否。答曰，實聞有之。神人曰，我是也。余乃自陳曰，珍少好道而不遇明師，頗習方書，按而為之，多不驗。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。有幸今日得遇大神，是根宿昔夢想之願。願見哀憐，賜其要訣。神未肯告余，余乃流涕自搏，重請。神人曰，坐。吾將告汝。汝有仙骨，故得見吾耳。汝今髀不滿，血不煖，氣少，腦減，筋息，肉沮，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，且先治病十二年，乃可服仙藥耳。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，有遊行五岳者，有服食不死者，有屍解而仙者。凡修仙道，要在服藥。藥有上下，仙有數品。不知房中之事，及行氣導引，并神藥者，亦不能仙也。藥之上者，有九轉還丹，太乙金液，服之，皆立登天下，不積日月矣。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，雖不即乘雲駕龍，亦可役鬼神，變化長生。次乃草木諸藥，能治百病，補虛駐顏，斷穀益氣，不能使人不死也。上可數百歲，下即全其所稟而已，不足久賴也。余頓首曰，今日蒙教，乃乃天也。神人曰，必欲長生，先去三尸，三尸去，即志意定，嗜慾除也。乃以神方三篇見授云，伏尸常以月望晦朔，上天白人罪過，司命奪人算，使人不壽。人身中神，欲人生，而尸欲得人死。人死，則神散無形之中，而成鬼，祭祀之，則得歆饗，故欲人死也。夢與惡人爭，此乃尸與神相戰也。余也乃從其言，合服之，遂以得仙。珍又每見根書符了，有所呼召，似人來取，或數聞推問，有人答對，及聞鞭撻之聲，而悉不見其形，及地上時時有血，莫測其端也。根乃教珍守一行氣，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。根後入雞頭山仙去。

## 李仲甫

李仲甫者，豐邑中益里人也。少學道於王君，服水丹，有效。兼行遁甲，能步訣隱形。形年百餘歲，轉少。初隱百日，一年復見形，後遂長隱。但聞其聲。與人對語飲食如常，但不可見。有書生姓張，從學隱形術。仲甫言，卿性褊急，未中教。然守之止，費用數十萬，以供酒食，殊無所得。張患之。乃懷匕首往。先與仲甫語畢，因依其聲所在，騰足而上，拔匕首，左右刺斫。仲甫已在 上笑曰，天下乃有汝輩愚人，道學未得而欲殺之。我寧得殺耶。我真能死汝。但恕其頑愚，不足問耳。使人取一犬來，置書生前，曰，視我能殺犬否。犬適至，頭已墮地，腹已破。乃叱書生曰，我能使卿如犬行矣。書生下地叩頭，乃止。遂赦之。仲甫有相識人居，相去五百餘里，常以張羅自業。一旦，張羅得一鳥，視之，乃仲甫也。語畢別去。是日仲甫已復至家。在民間三百餘年，後入西岳山去，不復還也。

## 李意期

李意期者，本蜀人傳世見之，漢文帝時人也。無妻息。人欲遠行速至者，意期以符與之，并與之，并丹書兩腋下，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。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鄔，人未曾見，聞說者，意不解。意期則為撮土作之，但盈寸，其中物皆是，須臾消滅。或行，不知所之，一年許復還。於是乞食得物即與度貧人。於城都角中，作土窟居之。冬夏單衣。飲少酒，食脯及棗栗。劉玄德欲伐吳，報關羽之死，使迎意期。意期到，甚敬之。問其伐吳吉凶。意期不答，而求紙，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，乃一一裂壞之。曰，咄。又畫作一大人，掘地理之，乃徑還去。備不悅。果為吳軍所敗。十餘萬眾，纔數百人得還。甲器軍資略盡。玄德忿怒，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，

人有所問，略不對答。蜀人有憂患，往問之，凶吉自有常候，但占其顏色若懽悅，則善。慘，則惡。後入琅琊山中，不復見出也。

### 王興

王興者，陽城人也。居壺谷中，乃凡民也。不知書，無學道意。漢武上嵩山，登大愚室，石起道宮，使董仲舒，東方朔等，齋潔思神。至夜，忽見有仙人，長二丈，耳出頭巔，垂下至肩。武帝禮而問之。仙人曰，吾九嶷之神也。聞中岳石上菖蒲，一寸九節，可以服之長生，故來採耳。忽然失神人所在。帝顧待臣曰，彼非復學道服食者，必中岳之神，以喻朕耳。為之採菖蒲服之。經二年，帝覺悶不快，遂止。時從官多服，然莫能持久。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，乃採服之不息，遂得長生。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，竟不知所之。

### 趙瞿

趙瞿者，字子榮，上黨人也。得癩病。重垂死。或告其家云，當及生棄之，若死於家，則世世子孫相蛀耳。家人為作一年糧，送置山中。恐虎狼害之，從外以木砮之。瞿悲傷自恨，晝夜啼泣。如此百餘日。夜中，忽見石室前有三，問瞿何人。瞿度深山窮林之中，非人所行之處，必是神靈。乃自陳乞，叩頭求哀。其人行諸砮中，有如雲氣，了無所礙。問瞿，必欲愈病，當服藥，能否。瞿曰，無狀多罪，嬰此惡疾，已見棄，死在旦夕，若刖足割鼻而可活，猶所甚願，況服藥豈不能也。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。告瞿曰，此不但愈病，當長生耳。服半可愈，愈即勿廢。瞿服之未盡病愈。身體強健。乃歸家。家人謂是鬼。具說其由。乃喜遂更服之，二年，顏色轉少，肌膚光澤，走如飛鳥。年七十餘，食雉

兔皆嚼其骨，能負重，更不疲極。年百七十夜臥，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，以問左右，云不見。後一日，一室內盡明，能夜書文，再見面上有二人，長三尺，乃美女也。甚端正，但小耳。戲其鼻上。如此二女稍長大，至如人，不復在面上，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，欣然權樂。在人間三百餘年，常如童子顏色。入山，不知所之。

### 王遙

王遙者，字伯遠，鄱陽人也。有妻無子，頗能治病，病無不愈者。亦不祭祀，不用符水針藥。其行治病，但以八天布帔，敷坐於地，不飲不食，須臾病愈，使起去。其有邪魅作禍者，遙畫地作獄，因招呼之，皆見其形，入在獄中。或狐狸 蛇之類，乃斬而燔燒之，病者即愈。遙有竹篋，長數寸，有一弟子姓錢，隨遙數年，未嘗見遙開之。一夜，大雨晦暝，遙使錢以九節杖，擔此篋，將錢出，冒雨而行。遙及弟子，衣皆不濕。所行道，非所曾經。又常有兩炬導前。約行三十里許，登小山，入石室，室中有二人。遙既至，取弟子所擔篋發之，中有五舌竹簧三枚，遙自鼓一枚，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，良久，遙辭去，收三簧，皆納篋中，使錢擔之，室中二人出送，語遙曰，卿當早來，何為久在俗間。遙答曰，我如是當來也。遙還家百日，天復雨，遙夜忽大治裝。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，已五十餘年，未嘗此，夜皆取著之。其妻即問曰，欲捨我去乎。遙曰，暫行耳。妻曰，當將錢去不。遙曰，獨去耳。妻乃泣涕曰，為且復少留。遙曰，如是還耳。因自擔篋而去，遂不復還。後三十餘年，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，顏色更少，蓋地仙也。

## 李常在

李常在者，蜀郡人也。少治道術，百姓累世奉事，計其年，已三五百歲而不老，常如五十許人。治病困者，三日，徽者一日愈。在家有二男一女，皆已嫁娶，乃去。去時，從其弟子曾家孔家，各請小兒，年皆十七八。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。即遣送之。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，置其家所臥之處，徑還，勿與家人語。二子承教，以杖歸家，家人了不見，兒去後，乃各見死在上。二家哀泣，殯埋之。百餘日，弟子從郫縣常在，將此二兒俱行。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，各附書到二家。發棺視之，唯青竹杖耳，乃知非死。後三十餘年，居地肺山，更娶婦常先婦兒，乃往尋求之。未至十日，常在謂後妻曰，吾兒欲來見尋，吾當去，可將金餅與之。及至求父所在。婦以金與之。兒曰，父捨我去數十年，日夜思戀，聞父在此，故自遠來覲省，不求財也。乃止，三十日，父不還也。兒乃欺其母曰，父不還，我去矣，至外，藏於草間。常在還語婦曰，詐言如是，當還。汝語之，汝長，不復須我，我在法，不復與汝相見，乃去。少頃，兒果來，母語之如此。兒自知不復見其父，乃泣涕而去。後七十餘年，常在忽去，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。復娶妻有父子。世世見之如故，故號之曰常在。

神仙傳卷三終

## 神仙傳卷四

### 劉安

漢淮南劉安者，漢高帝之孫也。其父厲王長，得罪徙蜀，道死，文帝哀之，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，故安得封淮南王。時諸王子貴侈，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。唯安獨折節下士，篤好儒學，兼占候方術。養士數千人，皆天下俊士。作內書二十二篇，又中篇八章，言神仙黃白之事。名為鴻寶萬華畢三章。論變化之道，凡十萬言。武帝以安辯博有才，屬為諸父，甚重尊之。特詔及報書，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。乃遣使召安入朝。嘗詔使為離騷經傳。受詔，食時便成，奏之。安每宴見，談說得失，及獻諸頌，晨入夜出。乃天下道書，及方術之士，不遠千里，卑辭重幣，請致之。於是乃有八公詣門，皆鬚眉皓白。門吏先密以白王，王使閭人自以意越難，問之曰，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，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，下欲得勇武力打鼎暴虎橫行之壯士，今先生年已耆矣，似無駐衰之術，又無賁育之氣，豈能究於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鉤深致

遠，窮理盡性乎。三者既乏，餘不敢通。八公笑曰，我聞王，尊禮賢士，吐握不倦。苟有一介之善，莫不畢至。古人貴九九之學<sup>6</sup>養鳴吠之技，誠欲市馬者<sup>7</sup>，以致騏驥，師享生以招群英。吾年雖鄙陋，不合所求，故遠致其身，且欲一見王，雖使無益，亦豈有損，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。王必若見年少，則謂之有道。皓道則謂之庸叟。恐非發石採玉，探淵索珠之謂也。薄吾老，今則少矣。言未竟，八公皆變為童子，年可十四五，角髻青絲，色如桃花。門吏大驚，走以白王，王聞之，足不履，跣而迎。登思仙之臺，張錦綺之帷，設象牙之几，燒百和之香，進金玉之几，執弟子之禮，北面叩道而言曰。安以凡才，少好道德，羈世務，沉淪流俗，不能遣累，負笈出椽。然夙夜饑渴，思願神明，沐浴滓濁，精誠淺薄，懷情不暢，邈若雲漢。不期厚幸，道加降屈。是安祿命，當蒙拔擢。喜懼屏營，不知所措。唯願道君哀而教之。則螟蛉假翼於鴻鵠，可沖天矣。八童子乃復為老人，告王曰，余雖復淺識，備為先學，聞王好士，故來相從，未審王意有何所欲。吾一人能坐致風雨，立起雲霧，畫地為江河，撮土為山嶽。一人能崩高山，塞深泉，收束虎豹。召致蛟龍，使役鬼神。一人能分形易貌，坐存立亡，隱蔽六軍，白日為暝。一人能乘雲步虛，越海凌波，出入無間，呼吸千里。一人能入火不灼，入水不濡，刃射不中，冬凍不寒，夏曝不汗。一人能千變萬化，恣意所為，禽獸草木，萬物立成，移山駐流，行宮易室。人能防災度厄，辟卻眾害，延年益壽，長生久視。一人能煎泥成金，凝鉛為銀，水鍊八石，飛騰流珠，乘雲駕龍，浮於太清之上。在王所欲。安乃日夕朝拜，供進酒脯，各試其向所言。千變萬化，種種異術，無有不效。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。藥成，未及服，而太子遷好劍，自以人莫及也。於時郎中書於天子

---

<sup>6</sup> 一本作好。

<sup>7</sup> 一本作骨。

云，漢法諸侯，壘閱對與擊匈奴，其罪入死，安合當誅。武帝素重王，不咎，但削安二縣耳。安怒被被恐死，與伍被素為交親。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，安怒之未女，二人恐為安所誅，乃共誣告，稱安謀反。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。八公謂安曰，可以去矣此，此乃是天之發遣王，王若無此事，日復一日，未能去世也。八公使安登山，大祭埋金地中，即白日昇天。八公與安所踏山石，皆陷成跡。至今人馬跡猶存。八公告安曰，夫有籍之人，被人誣告者，其誣人當即死滅。伍被等今復誅矣。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，推問云，王仙去矣，天子悵然。乃謹使近尉張湯，奏伍被云，為畫討，乃誅二被九族，一如八公之言也。漢史祕之，不言安得神仙之道，恐後世人主，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，乃言安得罪後自殺，非得仙也。按左吳記云，安臨去，欲誅二被。八公諫曰，不可。仙去不欲害行蟲，況於人乎。安乃止。又問八公曰，可得將素所交親，俱至彼，便遣還否。公曰，何不爾，但不過五人。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，至玄洲，便遣還。吳記具說云，安未得上天，遇諸仙伯。安少習尊貴，稀為卑下之禮。坐起不恭，語聲高亮，或誤稱寡人。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，不敬，應斥遣去。八公為之謝過，乃見赦。謫守都廁，三年後為散人，不得處職，但得不死而已。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，更還乃詔之，親問其由。吳具以對帝大懊恨。乃嘆曰，使朕得為淮南王者，視天下如脫屣耳。遂便招募賢士，亦冀遇八公，不能得，而為公孫卿大等所欺。意猶不已，庶獲其真者，以安仙去分明，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。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，餘藥器置在中庭，雞犬舐之，盡得昇天，故雞鳴天上，犬吠雲中也。

## 陰長生

陰長生者，新野人也。漢皇后之親屬。少生富貴之門，而不好榮貴，唯專務道術。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，乃尋求之，遂得相見。

便執奴僕之役，親運履之勞。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，但日夕別與之高談，論當世之事，治農田之業。如此十餘年，長生不懈。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，皆悉歸去。唯長生執禮彌肅。鳴生告之曰，子真能得道矣。乃將入青城山中，煮黃土為金以示之，立壇西面，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。鳴生別去，長生乃歸合之。丹成服半劑，不盡，即昇天。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，以布惠天下貧乏。不問識與不識者。周行天下，與妻相隨，一壽而不老。在民間三百餘年，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。著書九篇云，上古仙者多矣，不可盡論。但漢興以來，得仙者四十五人，連余為六矣。二十人尸解。餘 白日昇天。抱朴子曰，洪聞諺書有之曰，子不夜行，則安知道。上有夜行人。今不得仙者，亦安知天下山林間，不有學道仙者。陰君已服神藥，雖未即昇天，然方以類聚，同聲相應，便自與仙人相集，尋索聞見。故知此近世諸仙數耳。而俗民謂為不然。以已所不聞，則謂無有，不亦悲哉。夫草澤間士，以隱逸得志，以經籍自誤，不耀文彩，不揚聲名，不修求進，不營聞達，人猶不能識之。況仙人，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，知其所云為哉。陰君自敘云，漢延光元年，新野山北，予受仙君神丹要訣。道成去世，付之名山。如有得者，列為真人。行乎去來，何為俗間。不死之要，道在神丹，刪氣道引，俛仰屈伸，食草木，可得延年，不能度世，以至乎仙。子欲聞道，此是要言，積學所致，無為合神。上士為之，勉力加勤。下愚大笑，以為不然。能知神丹，久視長安。於是陰君裂黃素，寫丹經。一通封一文石之函，置嵩高山。一通黃樨之簡，漆書之，封以青玉之函，置太華山。一通黃金之簡，刻而書之，封以自銀之函，置蜀綏山。一封縑書，合為十篇，付弟子。使世世當有所傳付。又著詩三篇，以示將來。其一曰，惟余之先，佐命唐虞。爰逮漢世，紫艾重紆。予獨好道，而為匹夫。高尚素志，不仕王侯。貪生得生，亦又何求。超跡蒼霄，乘龍駕浮。青雲承翼，與我為仇。入火不灼，蹈波不濡。逍遙太極，何慮何憂。傲戲仙都，顧愍群愚。年

命之逝，如彼川流。奄忽未幾，泥土為儔。奔馳索死，不肯暫休。其二章曰，予之聖師。體道之真升降變化，喬松為鄰。唯余同學，十有二人。寒苦求道，歷二十年。中多怠墮，志行不堅。痛乎諸子，命也自天。天鎮妄授，道必歸賢。身沒幽壤，何時可還。嗟爾將來，勤加精研。勿為流俗，富貴所牽。神道一成，升彼九天。壽同三光，何但億千。其三章曰，惟余束髮，少好道德。棄家隨師，東西南北。委放五濁，避世自匿。三十餘年，名山之側。寒不違衣，饑不暇食。思不敢歸，勞不敢息。奉事聖師，承歡悅色。面垢足胝，側見哀識。遂受要訣，恩深不測。妻子延年，咸享無極。黃白已成，貨財子億。使役鬼神，玉女待側。今得度世，神丹之力。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，色如女子，白日昇天而去。

## 張道陵

張道陵者，字輔漢<sup>8</sup>沛國豐<sup>9</sup>人也。本太學書生，博通五經。晚乃歎曰，此無益年命，遂學長生之道。得黃帝九鼎丹法，欲合之，用藥皆糜費錢帛。陵家素貧，欲治生，營田牧畜，非已所長，乃不就。聞蜀人多純厚，易可教化，且多名山。乃與弟子入蜀，住鵠鳴山，著作道書二十四篇。乃精思鍊志，忽有天人下乘騎，金車羽蓋驂龍駕處，不可數。或稱柱下史，或稱東海小童，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。陵受之，能治病。於是百姓翕然，奉事之以為師。弟子戶至數萬。即立祭酒，分領其戶，有如官長。并立條制，使諸弟子，隨事輸出氣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。領人修復道路，不修復者，皆使疾病。縣有應治橋道，於是百姓斬草除溷，無所不為，皆出其意，而愚者不知陵所造，將為此文從帶上下也。陵又欲以廉恥治

---

<sup>8</sup> 一本無此三字。

<sup>9</sup> 一本無此字。

人，不喜施刑罰，乃立制，使有疾病者，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乃手書投水中，與神明共盟約，不得復犯法，當以身死為約。於是百姓計愈邂逅疾病，輒當首過，一則得愈，二使羞慚，不敢重犯。閱畏天地而改，從此之後，所違犯者，皆改為善矣。陵乃多得財物，以市其藥合丹，丹成。服半劑，不願即昇天也。乃能分形作數十人，其所居門前水池，陵常乘舟戲其中。而諸道士賓客，往來盈庭，蓋座上常有一陵，與賓客對談，共食飲，而真陵故在池中也。其治病載 皆採權畜素，但改易其大較，轉其道尾，而大途猶同歸也。行氣服食，故用仙法，亦無以易。故陵語諸人曰，爾輩多俗態未除，不能棄世，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，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。其有九鼎大要，誰付王長，而後合有一人，從東方來，當得之。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，具說長短形狀。至時，果有趙昇，恰從東方來，生平原，相見，其形貌亦如陵說。陵乃七度試，昇皆過。乃受昇丹經。七試者，第一試，昇到門，不為通，使人罵辱四十餘日，露宿不去，乃納之。第二試，使昇於草中守黍驅，暮遣美女非常，託言遠行，過寄宿，與昇接，明日，又稱腳不去，遂 數日，亦復調戲，昇終不失正。第三試，昇行道，忽見遣金三十餅，昇乃走過，不取。第四試，令昇入山採薪，三虎交前，咬昇衣服，唯不傷身。昇不恐，顏色不變，謂虎曰，我道士耳，少年不為非，故不遠千里，來事神師，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。豈非山鬼，使汝來試我乎。須臾，虎乃起去。第五試，昇於市買四餘匹絹，付真訖，而絹主誣之，云，未得，昇乃脫已衣，買絹而償之，殊無 色。第六試，昇守田穀，有一人往，叩頭乞食，衣裳破弊，面目塵垢，身體瘡膿，臭穢可憎。昇愴然為之動容，解衣衣之，以私糧設食，又以將米遺之。第七試，陵將諸弟子，登雲臺絕巖之上，下有一桃樹，如人臂，傍生石壁，下臨不測之淵，桃大有實。陵謂諸弟子曰，有人能得此桃實，當告以道要。於時伏而窺之者，二百餘人，股戰流汗，無敢久臨。視之者，莫不卻退而還，

謝不能得。昇一人曰，神之所護，何險之有，聖師在此，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。師有教者，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。乃從上自擲，投樹上，足不蹉跌，取桃實滿懷，而石壁險峻，無所攀緣，不能得返。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，正得二百二顆。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。陵自食一，一以待昇。陵乃以手引昇。眾視之，見陵臂加長三二丈，引昇，昇忽然來還。乃以向所 桃與之。昇食桃畢。陵乃臨谷上，戲笑而言曰，趙昇心自正，能投樹上，足不蹉跌。吾今欲自投下，當應得大桃也。眾人皆諫。唯昇與王長嘿然。陵遂投空，不落桃上，失陵所在。四方皆仰，上則連天，下則無底，往無道路，莫不驚歎悲涕。唯長昇二人，默然無聲。<sup>10</sup>良久，乃相謂曰，師則父也，自投於不測之崖，吾何以自安。乃俱投身而下。正墮陵前。見陵坐局脚 斗帳中，見昇長二人，笑，曰，吾知汝來，乃授二人道要。三曰乃還。歸治舊舍。諸弟子驚悲不息。後陵與昇長三人，皆白日冲天而去。眾弟子仰視，久而乃沒於雲霄也。初陵入蜀山，合丹半劑，雖未沖舉，已成地仙。故欲化作七試，以度趙昇，乃如其志也。

神仙傳卷四終

---

<sup>10</sup> 一本無此三字。

## 神仙傳卷五

### 泰山老父

泰山老父者，莫知姓字。漢武帝東巡狩，見老翁鉏於道傍，頭上白光高數尺，怪而問之。老人狀如五十許人，面有童子之色，肌膚光華，不與俗同。帝問有何道術。對曰，臣年八十五時，衰老垂死，頭白齒落，遇有道者，教臣絕穀，但服術飲水，并作神枕，枕中有三十二物，其三十二物中，有二十四物，以當二十四氣，八毒，以應八風。臣行之，轉老為少，黑髮更生，齒落復出，日行三百里。臣今一百八十歲矣。帝受其方，賜玉帛。老父後入岱山中，每十年五年時，還鄉里。三百餘年，乃不復還。

### 巫炎

巫炎，字子都，北海人也。漢駙馬都尉武帝出，見子都於渭橋，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。帝召問之，君年幾何，所得何術，而有異氣乎。對曰，臣年已百三十八歲，亦無所得。帝詔東方朔，使相此君，有何道術。朔對曰，此君有陰道之術。武帝屏左右而問之。子都對曰，臣年六十五時，苦腰痛腳冷。不能自溫，口乾舌苦，滲涕出，百節四肢疼痛，又痺不能久立。得此道以來，七十三年，今有子二十六人，身體強勇，無所疾患，氣力乃如壯時。帝曰，卿不仁，有道而不聞於朕，非忠臣也。子都對曰，臣誠知此道

為真，然陰陽之事，宮中之利，臣子之所難言。又行之皆逆人情，能為之者少，故不敢以聞帝。曰，勿謝，戲君耳。遂受其法。子都年二百歲，服餌水銀，白日昇天。武帝頗行其法，不能盡用之，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。

## 劉憑

劉憑者，沛人也。有軍功，封壽光金鄉侯。學道於稷丘子，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。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。尤長於禁氣。嘗到長安，諸賈人聞憑有道，乃往拜見之，乞得侍從，求見祐護。憑曰，可耳。又有百餘人，隨憑行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，乃於山中逢賊，數百人拔刃張弓，四合圍之。憑語賊曰，汝輩作人，當念溫良，若不能展才布德，居官食祿，當勤身苦體，夫何有面覩面目，豺狼其心，相教賊道，危人利己，此是伏尸都市，肉饗烏鳶之法，汝等弓箭，當何所用。於是賊射諸客，箭皆反著身。須臾之間，大風折木，飛沙揚塵。憑大呼曰，小物輩敢爾，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。憑言絕，而眾兵一時頓地，反手背上，不能復動，張口氣欲死，其中首帥三人，即其鼻中出血，頭裂而死。餘者或能語，曰，乞放余生，改惡為善。於是諸客或斫殺者，憑禁止之。乃責之曰，本擬盡殺汝，猶復不忍，今赦汝，猶敢為賊乎。皆乞命曰，便當易行，不敢復爾。馮乃天兵赦之。遂各能奔走去。嘗有居人妻，病邪魅，累年不愈。憑乃之。其家宅傍有泉水，水自竭，中有一較，枯死。又有古廟，廟間樹，樹上常有光。人止其下，多遇暴死，禽鳥不敢巢其枝。憑乃之，盛夏樹便枯死，有大蛇長七八丈，懸其間而死，後不復為患。憑有姑子，與人爭地，俱在太守座。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，助為之言者，四五十人。憑反覆良久，忽然大怒曰，汝輩敢爾。應聲有雷電霹靂，赤光照耀滿屋。於是敵

人之黨，一時頓地，無所復知。太守甚怖，為之跪謝。曰，願君侯少寬威靈，當為理斷，終不使差失。日移數丈，諸人乃能起。漢孝武帝聞之，詔徵而試之曰，殿下有怪，輒有數十人，絳衣披髮，持燭相隨，走馬可效否。憑曰，此小鬼耳。至夜，帝偽令人作之，憑於殿上，以符擲之，皆面搶地，以火燂，口無氣。帝大驚曰，非此鬼也。朕以相試耳。乃解之。後入太白山中，數十年，復歸鄉里，顏色更少。<sup>11</sup>

## 樂巴

樂巴者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而好道，不修俗事。時太守躬詣巴，請屈為功曹，待以師友之禮。巴陵太守曰，聞功曹有道，寧可試見一奇乎。巴曰，唯即平坐，卻入壁中去，冉冉如雲氣之狀，須臾，失巴所在。壁外見人，見化成一虎，人並驚，虎徑還功曹舍。人往視虎，虎乃巴成也。後舉孝廉，除郎中，遷豫章太守。廬山廟有神，能於帳中共外人語，飲酒，空中投杯。人往乞福，能使江湖之中，分風舉帆，行各相逢。巴至郡，往廟中，便失神所在。巴曰，廟鬼詐為天官，損百姓日久，罪當治之。以事付功曹，巴自行捕逐，若不時討，恐其後遊行天下，所在血食，枉病良民，責以重禱。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，求鬼蹤跡。此鬼於是走至齊郡，化為書生，善談五經。太守即以女妻之。巴知其所在，上表請解郡守，往捕。其鬼不出。巴謂太守，腎非人也，是老鬼，詐為廟神，今走至此，故來取之。太守召之，不出巴曰，出之甚易，請太守筆硯奏案。巴乃作符，符成，長嘯空中，忽有人將符去，亦不見人形，一坐皆驚。符至，書生向婦涕泣曰，去死必矣。須臾，書生自符

---

<sup>11</sup>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，俱無金鄉侯劉憑，不審其故。

來。至庭，見巴，不敢前。巴叱曰，老鬼，何不復爾形。應聲即便為一狸。叩頭乞活。巴殺之，皆見空中刀下，狸頭墮地。太守女已生一兒，復化為狸，亦殺之。巴去，還豫章，郡多鬼。又多獨足鬼，為百姓病。巴到後，更無此患。妖邪一時消滅，後徵為尚書郎，正旦大會，巴後到，有酒客。賜百官酒，又不飲。而西南向嘖之。有司奏巴不敬。詔問巴，西曰，臣鄉里，以臣能治鬼護病，生為臣立廟。今旦有耆老，皆來臣廟中享臣，不能早飲之，是以有容。臣適見成都市上火，臣故漱酒為爾救之。非敢不敬。當請詔問，虛，詔抵罪。側發驛書，問成都。已奏言，正旦食後失火，須臾，有歹雨三陣，從東北來，火乃止。雨著人，皆作酒氣。後一旦，忽大風雨，天地晦冥，對坐不相見。因失巴所在。尋問巴還成都，與親故別。稱不更還。老幼皆於廟中送去云。去時，亦風雨晦冥，莫如去處也。

## 左慈

左慈，字元放，廬江人也。明五經，兼通星氣。見漢祚將衰，天下亂起。乃嘆曰，值此衰亂，官高者危，財多者死，當世榮華，不足貪也。乃學道。尤明六甲，能役鬼神，坐致行廚。精思於天柱山中，得石室中，九丹金液經，能變他萬端，不可勝記。魏曹公聞而召之，閉一石室中，使人守視，斷穀期年，乃出之。顏色如故。曹公自謂，生民無不食稻，而慈乃如是，必左道也。欲殺之。慈已知，求乞骸骨。曹公曰，何以忽爾。對曰，欲見殺，故求去面。公曰，無有此意。公卻高其志，不苟相留也。乃為設酒。曰，今當遠曠，乞分杯飲酒。公曰，善。是時天寒，溫酒尚熱。慈拔道簪以撓酒。須臾，道簪都盡，如人磨墨。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，謂當使公先飲，以與慈耳。而拔道簪，以畫杯，酒中斷，其間相去數寸，即

飲半，半與公。公不善之，未即為飲。慈乞盡自飲之。飲畢，以杯擲屋棟，杯懸，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，欲落而不落。舉坐莫不視杯。良久，乃墜，既而已失慈矣。尋問之，還其所居。曹公遂益欲殺慈，試其能免死否。乃收慈。慈走入群羊中，而追者不分，乃數本羊，果餘一口，乃知是慈化為羊也。追者語，主人意欲得見先生，暫還無怯也。俄而有犬，前跪而曰，為審爾否。吏相謂曰，此跪羊，慈也。欲收之。於是群羊咸向吏言曰，為審爾否。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，乃止。後有知慈處者，告公。公又遣吏收之，得慈。慈非不能隱，故示其神化耳。於是受執入獄。獄吏欲拷掠之，戶中有一慈，戶外亦有一慈，不知孰是。公聞而愈惡之。使引出市殺之。須臾，忽失慈所在。乃閉門而索。或不識慈者，問其狀，言眇一目，著青葛巾，青單衣，見此人便收之。及爾，一市中人皆眇目，著葛巾青衣，卒不能分。公令普逐之，如見便殺。後有人見之，便斬以獻公，公大喜。及至視之，乃一束茅。驗其尸，亦亡處所。有人從荊州來，見慈。刺史劉表，亦以慈為惑眾，擬收害之。表出擢兵，慈意知欲見其術，乃徐徐去。因又詣表云，有薄禮，願以餉軍。表曰，道人單僑，吾軍人眾，安能為濟乎。慈重道之，表使視之，有酒一斗，器盛脯一束，而十人共舉不勝。慈乃自出取之，以刀削脯投地，請百人奉酒及脯，以賜兵士。酒三杯，脯一片，食之如常脯味。凡餘萬人，皆周足，而器中酒如故，脯亦不盡。坐上又有賓客千人，皆得大醉。表乃大驚，無復害慈之意。數日，乃委表去。入東吳，有徐墮者，有道術，居丹徒。慈過之。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，欺慈云，徐公不在。慈知客欺之，便去。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，適上樹，即不見。下即復見行樹上。又車轂皆生荊棘，長一尺，斫之不斷，推之不動。客大懼，即報徐公，有一老翁，眇目，吾見其不急之人，因欺之云，公不在。去後須臾，牛皆如此，不知何等意。公曰，咄咄，此是左公過我，汝曹那得欺之，急追可及。諸客分布逐之，及慈，羅布叩頭謝之，慈意解，即

遣還去。及至，車牛等各復如故。慈見吳主孫討逆，復欲殺之。後出遊，請慈俱行，使慈行於馬前，欲自後刺殺之。慈在馬前，著木履，挂一竹杖，徐徐而行，討逆著鞭策馬，操兵逐之，終不能及。討逆知其有術，乃止。後慈以意告葛仙公，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，遂乃仙去。

## 壺公

壺公者，不知其姓名也。今世所有召軍符，召鬼神治病玉府符，凡二十餘卷，皆出自公，故總名壺公符。時汝南朝有費長房者，為市掾。忽見公從遠方來，入市賣藥，人莫識之。賣藥口不二價，治病皆愈。語買人曰，服此藥，必吐某物，某日當愈，事無不效。其錢日收數萬，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。唯留三五十。當懸一空壺於屋上，日入之後，公跳入壺中。人莫能見，唯長房樓上見之。知非常人也。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，及供饌物，公受而不辭。如此積久，長房尤不懈，亦不敢有所求。公知長房篤信，謂房曰，至暮無人時，更來。長房如其言，即住。公語房曰，見我跳入壺中時，卿便可效我跳，自當得入。長房依言，果不覺已入，入後不復是壺，唯見仙宮，世界，樓觀，重門，閣道。宮左右侍者數十人。公語房曰，我仙人也，昔處天曹，以公事不勤見責，因謫人間耳。卿可教，故得見我。長房下座頓首曰，肉人無知積罪，卻厚幸，謬見哀憫，猶入剖棺布氣，生枯起朽。但恐臭穢頑弊，不任驅使。若見哀憐，百生之厚幸也。公曰，審爾大佳，勿語人也。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，我有少酒，相就飲之。酒在樓下，長房使人取之，不能舉盞，至數十人，莫能得上。乃白公。公乃下，以一指提上，與房共飲之。酒器如拳許大，飲之，至暮不竭。告長房曰，我某日當去，卿能去乎。房曰，欲去之心，不可復言。欲使親眷不覺

知去，當有何計。公曰，易耳。乃取一青竹杖與房，戒之曰，卿以竹歸家，便可稱病，以此竹杖置卿所以臥處，默然便來。房如公言去後。家人見房已死，屍在，乃哭泣葬之。房詣公，恍惚不知何所。公乃留房於群虎中，虎磨牙張口，欲噬房，房不懼。明日，又內於石室中，頭上有一方石，廣數丈，以茅絢懸之。又諸蛇來嚙繩，繩即欲斷，而長房自若。公至撫之曰，子可教矣。又令長房陷屎兼蛆，長寸許，異常臭惡。房難之。公乃歎謝，遣之曰，子不得仙道也。賜子為地上主者，可得壽數百歲。為傳封符一卷，付之曰，帶此可主諸鬼神，常稱使者，可以治病消災。房憂不得到家。公以一竹杖與之，曰，但騎此，得到家耳。房騎竹杖辭去，忽如睡覺，已到家。家人謂是鬼。具述前事。乃發棺視之，唯一竹杖，方信之。房所騎竹杖，棄葛陂中，視之，乃青龍耳。初去至歸，謂一日，推問家人，已一年矣。房乃行符收鬼，治病無不愈者。每與人同坐共語，常呵責嗔。怒問其故曰，嗔鬼耳。時汝南有鬼怪，歲輒數來郡中。來時，從騎如太守，入府打鼓，周行內外，爾乃還去。甚以為患。房因詣府廳事，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。府君馳入，獨留房，鬼知之，不敢前。房大呼曰，便捉前鬼來。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，改過。房呵之曰，汝死老鬼，不念溫良，無故導從，唐突官府，自知合死否。急復真形。鬼須臾，成大，如車輪，頭長丈餘。房又令復人形。房以一札符付之，令送與葛陂君，鬼叩頭流涕，持札去。使人追視之，乃見符札立陂邊，鬼以頭繞樹而死。房後到東海，東海大旱三年。謂請雨者曰，東海神君，前來淫葛陂夫人，吾係辭狀，不測脫然忘之，遂致久旱。吾今當赦之，令其行雨。即便有大下雨。房有神術，能縮地脈千里，存在目前宛然。放入，復舒如舊也。

## 薊子訓

薊子訓者，齊人也。少嘗仕州郡，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又從軍駙馬都尉。人莫知其有道。在鄉里時，唯行信讓，與人從事。如此三百餘年，顏色不老。人怪之。好事者，追隨之，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。性好清澹，常閒居讀易。少小作文，皆有意義。見此屋抱嬰兒，子訓求抱之。失手，墮地。兒即死。鄰家素尊敬子訓，不敢有悲哀之色，乃理之。後二十餘日子，子訓枉問之曰，復思兒否。鄰曰，小兒相命，應不合成人。死已積日，不能復思也。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，其家謂是死，不敢受。子訓曰，但取之，無苦。是本汝兒也。兒識其母，見而欣笑，欲母取抱之。猶疑不信。子訓既去，夫婦共往視所埋兒，棺中唯一泥兒，長六七寸，此兒遂得長成。諸老人鬚髮畢白者，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，宿昔之中，明旦皆黑矣。京師貴人聞之，莫不虛心渴見，無緣致之。有年少，與子訓鄰居，為太學生。諸貴人作計，共呼太學生，謂之曰，子勤苦讀書，欲規富貴，但召得子訓來，使汝可不勞而得矣。生許諾，便歸。事子訓灑掃，供侍左右，數百日。子訓知意，謂生曰，卿非學道，焉能如此。生尚諱之。子訓曰，汝何不以實對，妄為虛飾。吾已具知卿意，諸貴人欲見我，我豈以一行之勞，而使卿獲勞位乎，汝可還京，吾某日當往生甚喜，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。至期末發。生父母來詣子訓。子訓曰，汝恐吾忘，使汝兒失信不仕邪。吾今貪後即發。半日乃行二千里。既至。生急往拜迎，子訓尚問誰欲見我。生曰，欲見先生者甚多，不敢枉屈，但知先生所至，當自來也。子訓曰，吾千里不倦，豈惜寸步乎。欲見者語之，令絕賓客，吾明日各詣宅。生如言，告諸貴人。各自絕客灑掃。至時，子訓果來。凡二十三家，各有一子訓。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。明朝至朝，各問子訓何時到宅。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。所服飾顏貌，無異。唯所言語，隨主人意答，乃不同也。京師大驚異，其神

變如此。諸貴人並欲詣子訓。子訓謂曰，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，故欲見我。今見我矣。我亦無所能論道。吾去矣。適出門，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。生具言適去矣。東陌上乘驪者是也。各走馬逐之，不及。如此半日，相去常一里許，終不能及，遂各罷還。子訓至陳公家言曰，言明日中時當去。陳公問遠近行乎。曰，不復更還也。陳公以葛布單衣一，送之。至時，子訓乃死。屍僵，手足交胸上，不可得伸，狀如屈鐵。屍作五香之芳氣，達於巷陌。其氣甚異。乃殯之棺中，未得出。棺中 然作雷霆之音，光照宅宇，坐人頓。伏良久，視其棺蓋，乃分裂飛於空中，棺中無人，但遺一隻履而已。須臾，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，徑東而去，乃不復見。子訓去後，陌上數十里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。

## 神仙傳卷六

### 李少君

李少君者，齊人也。漢武帝招募方士，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，家貧，不能辦藥，謂弟子曰，老將至矣，而財不足，雖躬耕力作，不足以致辦，今天子好道，欲往見之，求為合藥，可得恣意。乃以方上帝。云丹砂可成黃金。金成，服之昇仙。臣常遊海上，見安期先生食棗，大如瓜。天子甚尊敬之，賜遺無數。少君嘗與武安侯飲食，座中有一老人，年九十餘。少君問其名，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，夜見小兒從其祖父，吾故識之。時一座盡驚。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，因識之曰，齊桓公常陳此器於寢座。帝聞言，觀其刻字，果齊之故器也。因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。視之，如五十許人。面色肌膚，甚有光澤。口齒如童子。王公貴人，聞其能令人不死，莫不仰慕。所遺金錢山積。少君乃密作神丹。丹成，謂帝曰，陛下不能絕驕奢，遣聲色，殺伐不止，喜怒不勝，萬里有不歸之魂，市曹有流血之刑，神丹大道，未可得成。乃以少藥方與帝，少君便稱疾。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，半道，有使者，乘龍持節，雲中來言，太乙請少君，帝遂覺。即使人問少君消息，且告近臣曰，朕昨夢，少君捨朕去。少君乃病困，帝往視之，並使人受其方事，未竟而卒。帝曰，少君不死，故化去耳。及歛，忽失屍所在，中表衣，悉不解，如蟬蛻也。帝猶增歎恨，求少君不勤也。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相愛。仲躬宿有疾，體枯氣少，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。並其方用戊巳之草後，土脂黃精根，獸沈肪先莠之根，百

卉花釀，亥月上旬，含煎銅器中，使童子沐浴潔淨，調其湯火，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。服盡一劑，身體便輕。服三劑，齒落更生。五劑，年壽長而不復傾。伸躬為人剛直，博學五經，然不達道術，笑世人服藥學道。頻上書諫武帝，以為人生有命，衰老有常，非道術所能延。意雖見其有異，將為天性，非術所致。得藥，竟不服，又不問其方。少君去後數月，伸躬病甚，常聞武帝說前夢，恨惜少君。伸躬憶少君所留藥，試服之，未半，乃身體輕壯，其病頓愈。服盡，氣力如年少時。乃信有長生不死之道，解官行求。道士問其方，竟不能悉曉。伸躬唯得髮不白，形容盛甚，年八十餘乃死。囑其子道生曰，我少得少君方藥，初不信，事後得力，無能解之，懷恨於黃泉矣，汝可行求人間方術之士，解其方意，長服此藥，必度世也。時有文成將軍，亦得少君術事武帝，帝後遣使誅之。文成謂使者曰，為吾謝帝，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。帝好自愛，後三十年，求我於成山，方共事，不相怨也。使者還，具言之，帝令發其棺，視之無所見，唯有竹筒一枚。帝疑其弟子竊其屍而藏之，乃收捕檢問其跡。帝乃大悔。誅文成後，復徵諸方士，更於甘泉祀太乙，又別設一座祀文成，帝親執禮焉。

## 孔元方

孔元方，許昌人也。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，老而益少，容如四十許人。元節，左元放，皆為親友，俱棄五經，當世之人事，專修道術。元方仁慈，惡衣蔬食，飲酒不過一升，年有七十餘歲。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，酒次至元方。元方作一令，以杖拄地，乃手把杖倒豎，頭在下，足向上，以一手持杯倒飲，人莫能為也。元方有妻子，不畜餘財，頗種五穀。時失火，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。衣糧床几，元方都不救，唯箕踞籬下視火。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。元方笑曰，何用惜此。又鑿水邊岸，作一窟室，方廣丈餘。元方入其

中。斷穀，或一月兩月，乃復還家。人亦不得往來窟前。有一樹，生道後棘草間，委曲隱蔽。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，皆莫能知。後東方有一少年，姓馮名遇，好道，伺候元方，便尋窟室，得見。曰，人皆來，不能見我，汝得見，似可教也。乃以素書二卷授之。曰，此道之要言也。四十年得傳一人。世無其人，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。若四十年無所授者，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，即頓接二人，可授不授，為閉天道，不可授而授，為泄天道，皆殃及子孫，我已得所傳，吾其去矣。乃委妻子，入西嶽。後五十餘年，暫還鄉里，時人尚有識之者。

## 王烈

王烈者，字長休，邯鄲人也。常服黃精及鉛，年三百三十八歲，猶有少容，登山歷險，行步如飛。少時本太學書生，學無不覽，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，無不該博。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，甚敬愛之，數數就學，共入山遊戲採藥。後烈獨之太行山中，忽聞山東崩地，殷殷如雷聲。烈不知何等，往視之，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，兩畔皆是青石，石中有一穴口，徑闊尺許，中有青泥流出，如髓。烈取泥試丸之，須臾成石，如投熱蠟之狀，隨手堅凝。氣如粳米飯，嚼之亦然。烈合數丸，如桃大，用攜少許歸。乃與叔夜曰，吾得異物。叔夜甚喜，取而視之，已成青石，擊之如銅聲。叔夜即與烈往視之，斷山已復如故。烈入河東抱犢山中，見一石室，室中有石架，架上有素書兩卷，烈取讀，莫識其文字，不敢取去，卻著架上，暗書得數十字形體，以示康，康盡識其字。烈喜。乃與康共往讀之。至其道徑，了了分明，比及，又失其石室所在。烈私語弟子曰，叔夜未合得道故也。又按神仙經云，神山五百年開，其中石髓出，得而服之，壽與天相畢。烈前得者，必是也。河東聞喜人，多累世奉事烈者。晉永寧年中，出洛下，遊諸處，與人共戲

射。烈二石弓，躬百步，十發矢，九破的。一年，復去，又張子道者，年九十餘，拜烈，烈平坐受之，座人怪之。子道曰，我年八九歲時，見顏色與今無異。吾今老矣，烈猶有少容。後莫知所之。

### 焦先

焦先者，字孝然，河東人也。年一百七十歲。常食白石，以分與人，熟者如芋，貪食之。日日入山，伐薪以施人。先自村頭一家起，周而復始，負薪以置人門外，人見之，鋪席與坐，為設食，先便坐，亦不與人語，負薪來，如不見人，便私置於門間，便去，連年如此。及魏受禪，居河之湄，結草為庵，獨止其中，不設床席以草褥襯坐。其身垢污濁如泥潦。或數日一食。行不由徑，不與女人交游。衣敝，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，冬夏單衣。太守董經，因往視之，又不肯語，經益以為賢。被遭野火，燒其庵。人往視之，見先危坐庵下，不動。火過庵燼，先方徐徐而起，衣物悉不焦灼。又更作庵。天忽大雪，人屋多壞，先庵倒，人往，不見所在，恐已凍死，乃共拆庵求之，見先熟臥於雪下，顏色赫然，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。人知其異，多欲從學道。先曰，我無道也。或忽老忽少，如此二百餘歲。後與人別去，不知所適。所請者，竟不得一言也。

### 孫登

孫登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恆止山間，穴地而坐，彈琴讀易，冬夏單衣，天大寒，人視之，輒被髮自覆身，髮長丈餘。又雅容非常，歷世見之，顏色如故。市中乞得錢物，轉與貧下，更無餘資，亦不見食。時楊駿為大傅，使傅迎之，問訊，不答。駿遣以一布袍，亦受之，出門，就人借刀斷袍，上下異處，置於駿門下，又復

斫碎之。時人謂為狂，後乃知駿常誅斬，故為其象也。駿錄之，不  
放去，登乃卒死。駿給棺埋之於振橋。後數日，有人見登在董馬  
坡，因寄書典與洛下故人。稽叔夜有邁世之志，曾詣登，登不與  
語，叔夜乃扣難之，而登彈琴自若。久之，叔夜退。登曰，少年才  
優而識寡，劣於保身，其能免乎。俄而叔夜竟陷大辟。叔夜善彈  
琴。於是登彈一絃之琴，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。

### 呂恭

呂恭，字文敬，少好服食。將一奴一婢，於太行山中採藥。忽  
見三人在谷中，問恭曰，子好長生乎。乃勤苦難險如是耶。恭曰，  
實好長生，而不遇良方，故採服此藥，冀有微益耳。一人曰，我姓  
呂，字文起。次一人曰，我姓孫，字文陽。次一人曰，我姓王，字  
文上。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。時來採藥，當以成新學者。公既  
與我同姓，又字得吾半支，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。若能隨我採藥，  
語公不死之方。恭即拜曰，有幸得遇仙人，但恐暗塞多，不足教  
授耳，若見采收，是更生之願也。即隨仙人去，二日，乃，授恭祕  
方一首。因遣恭去曰，可視鄉里。恭即拜辭。三人語恭曰，公來二  
日，人間已二百年矣。恭歸家，但見空宅，子孫無復一人也。乃見  
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，問呂恭家人，皆何所在。輔曰，君從何來，  
乃問此久遠人也。吾昔聞先人說云，昔有呂恭者，持奴婢入太行山  
採藥，遂不復還，以為虎狼所食，已二百餘年矣。恭有數世子孫呂  
習者，居在城東十數里，作道士，民多奉事之，推求易得耳。恭承  
輔言，到習家，扣門問訊。奴出問，公從何來。恭曰，此是我家。  
我昔隨仙人去，至今二百餘年。習聞之，驚喜，跳出拜曰，仙人來  
歸，悲喜不能自勝。恭因以神方授習而去。習已年八十，服之即還  
少壯，至二百歲，乃入山中。子孫世世不復老死。

## 沈建

沈建，丹陽人也。世為長吏，建獨好道，不肯仕宦。學道引服食之術，還年卻老之法。又能治病，病無輕重，治之即愈。奉事之者數百家。建嘗欲遠行，寄一婢三奴，驢一頭，羊十口，各與藥一丸。語主人曰，但累屋，不煩飲食也。便去。主人大怪之，曰，此客所寄十五口，不留寸資，當若之何。建去後，主人飲奴婢。奴婢聞食氣，皆逆吐不用。以草飼驢羊。驢羊避去不食。或欲抵觸人。<sup>12</sup>主人大驚愕。百餘日，奴婢體貌光澤，勝食之時。驢羊皆肥如飼。建去三年，乃還。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，乃飲食如故。建遂斷穀不食，輕舉飛行，或去或還，如此三百餘年，乃絕跡。不知所之也。

## 董奉

董奉者，字君異，侯官人也。吳先主時，有少年為奉本縣長。見奉年四十餘，不知其道，罷官去後，五十餘年，復為他職，行經侯官，諸故吏人皆老，而奉顏貌，一如往日，問言，君得道邪。吾昔見君如此，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，何也。奉曰，偶然耳。又杜夔為交州刺史，得毒病死，死已三日。奉時在彼，乃往與藥三九，內在口中，以水灌之，使人捧舉其頭，搖而消之，須臾，手足似動，顏色漸還，半日，乃能起坐，後四日，乃能語。云死時奄忽如夢，見有十數烏衣人，來收夔，上車去，入大赤門，徑以付獄中，獄各一戶，戶纔容一人，以夔內一戶中，乃以土從外封塞之，不復見外光，忽聞戶外人言云，太乙遣使來召杜夔，又聞除其戶土，良久引

---

<sup>12</sup> 一本無人字。

出，見有車馬赤 三人，共坐車上，一人持節，呼夔上車，將還，至門而覺，夔遂活。因起謝曰，甚蒙大恩，何以報效。乃為奉起樓於庭中。奉不食他物，唯啖脯棗，飲少酒，夔一日三度設之。奉每來飲食，或如飛鳥，騰空來坐，食了飛去，人每不覺。如是一年餘，辭夔去。夔涕泣 之，不住。夔問欲何所之，莫要大船否。奉曰，不要船，唯要一棺器耳。夔即為具之。至明日日中時，奉死。夔以其棺殯埋之。七日後，有人從容昌來，奉見囑云，為謝夔，好自愛理。夔聞之，乃啟殯發棺視之，唯存一帛，一面畫作人形，一面丹書作符。後還豫章廬山下居，有一人，中癘疾垂死，載以詣奉，叩頭求哀，奉使病人坐一房中，以五重布巾蓋之，使勿動。病者云，初聞一物來舐身，痛不可忍，無處不匝量，此舌廣一尺許，氣息如牛，不知何物也。良久物去，奉乃往池中，以水溶之，遣去，告云，不久當愈，勿當風。十數日，病者身赤無皮，甚痛，得水浴，痛即止，二十日，皮生即愈，身如凝脂。後忽大旱，縣令丁士彥讓曰，聞董君有道，當能致雨。乃自齋酒脯見奉，陳大旱之意。奉曰，雨易得耳。因視屋曰，貧道屋皆見天，恐雨至，何堪。令解其意曰，先生但致雨，當為立架好屋。明日，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，運行竹水起塵，立成。方聚土作泥，擬數里取水。奉曰，不須爾，暮當大雨，乃止。至暮，即大雨，高下皆平，萬民大悅，奉居山不種田，日為人治病，亦不取錢，重病愈者，使栽杏五株，輕者一株，如此數年，計得十萬餘株，鬱然成林，乃使山中首禽群獸，游戲其下，卒不生草，常如芸治也。後杏子大熟，於林中作一草倉，示時人曰，欲買杏者，不須報奉，但將穀一器，置倉中，即自往取一器杏去。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，林中群虎，出吼逐之，大怖，急挈杏走，路傍傾覆，至家量杏，一如穀多少。或有人偷杏者，虎逐之到家，嚙至死，家人知其偷杏，乃送還奉，叩頭謝過，乃卻使活。奉每年貨杏得穀，旋以賑救貧乏，供給行旅不逮者，歲二萬餘斛。縣令有女，為精邪所魅，醫療不妨，乃投奉治

之。若得女愈，當以侍巾櫛。奉然之，即召得一白鼈，長數丈，陸行詣病者門，奉使侍者斬之。女病即愈。奉遂納女為妻。久無兒息。奉每出行，妻不能獨住，乃乞一女養之，年十餘歲。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，妻與女猶存其宅，賣杏取給。有欺之者，虎還逐之。奉在人間三百餘年，乃去，顏狀如三十時人也。

神仙傳卷六終

## 神仙傳卷七

### 太玄女

太玄女，姓顓，名和。少喪父。或相其母子，皆曰不壽。惻然以為憂。常曰，人之處世，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，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。遂行訪明師，洗心求道。得王子之術，行之累年，遂能入水不濡，盛雪寒時，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，身體溫暖，可至積日。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，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。門戶櫥櫃有關鑰者，指之即開，指山，山摧。指樹，樹折。更指之，即復如故。將弟子行山間，日暮以杖叩石，即開門戶，入其中，屋宇，床褥，幃帳，廩供，酒食如常。雖行萬里，所在常爾。能令小物忽大如屋。大物忽小如毫芒。或吐火張天，噓之即滅。又能坐炎火之中，衣履不燃。須臾之間，或化老翁，或為小兒，或為車馬無所不為。行三十六術，甚效。起死迴生，救人無數。不知其何所服食，亦無得其術者。顏色益少，鬢髮如鴉，忽白日昇天而去。

### 西河少女

西河少女者，神仙伯山甫外甥也。山甫雍州人，入華山學道，精思服食，時還鄉里省親族，二日餘年，容狀益少，入人家，即知

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，有如目擊，又知將來吉凶，言無不效。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，與之藥。女服藥時，年已七十，稍稍還少，色如嬰兒。漢遣使行經西河，於城東見一女子，笞一老翁，頭白如靄，跪而受杖。使者怪而問之。女子答曰，此是妾兒也。昔妾舅伯山甫。得神仙之道，隱居華山中，愍妾多病，以神藥授妾，漸復少壯。今此兒妾令服藥，不肯，致此衰老，行不及妾，妾恚之，故因杖耳。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。女子答云，妾年一百三十歲。兒年七十一矣。此女亦入華山而去。

### 程偉妻

漢期門郎程偉妻，得道者也。能通神變化。偉不甚異之。偉常從駕山行，而服飾不備，甚以為憂。妻曰，止闕衣耳。何愁之甚耶。即致兩匹縑，忽然自至。偉亦好黃白之術，煉時即不成。妻乃出囊中藥少許，以器盛水銀，投藥而煎之。須臾，成銀矣。偉欲從之受方，終不能得云。偉骨相不應得，逼之不已，妻遂蹶然而死，尸解而去。

### 麻姑

漢孝桓帝時，神仙王遠，字方平，降於蔡經家。將至一時頃，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，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，著朱衣，虎頭筆囊，五色之綬，帶劍，少鬚，黃色，中形人也。乘羽車，駕五龍，龍各異色，麾節幡旗，前後導從，威儀奕奕，如大將軍。鼓吹皆乘麟，從天而下，懸集於庭。從官皆長丈餘，不從道行。既至，從官皆隱，不知所在。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，獨坐久之，即令人相訪。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。言曰，王方平，敬報姑。余久不在人間，今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乎。有頃，使者還。不見其

使，但聞其語云，麻姑再拜，不見忽已五百餘年，尊卑有敘，修敬無階，煩信來，承在彼登山，顛倒而先受命，當按行蓬萊，今便暫往，如是當還，還便親覲，願來即去。如此兩時間，麻姑至矣。來時，亦先聞人馬簫鼓聲。既至，從官半於方平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。是好女子，年十八九許，於頂中作髻，餘髮垂至腰，其衣有文章，而非錦綺，光綵耀目，不可名狀。入拜方平，方平為之起立。坐定，召進行廚，皆金盤玉杯，餽膳多是諸花果，而香氣達於內外，擘脯行之，如柏靈，云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說云，接待以來，已見東海三為桑田。向到蓬萊，水又淺於往者，會時略半也，豈將復還為陵陸乎。方平笑曰，聖人皆言，海中復揚塵也。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，時弟婦新產數十日，麻姑望見，乃知之，曰噫，且止勿前。即求少許米。得米，便撒之擲地，視其米，皆成真珠矣。方平笑曰，姑故年少，吾老矣，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。方平語經家人曰，吾欲賜汝輩酒，此酒乃出天廚，其味醇醲，非世人所宜飲，飲之或能爛腸，今當以水和之，汝輩勿怪也。乃以一升酒，含水一斗，攪之，賜經家，飲一升許。良久，酒盡。方平語左右曰，不足遠取也，以千錢與餘杭姥，求其沽酒。須臾，信還，得一油囊，酒五斗許。良久，酒盡。方平語左右曰，不足遠取也，以千錢其餘杭姥，求其沽酒。須臾，信還得一油囊，酒五斗許。信傳餘杭姥答言，恐地上酒，不中尊飲耳。又麻姑鳥爪，蔡經見之，心中念言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。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，既使人牽經鞭之。謂曰，麻姑神人也，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。但見鞭著經背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。方平告經曰，吾鞭不可妄得也。是日，又以一符傳授蔡經。鄰人陳尉，能檄召鬼魔，救人治疾，蔡經亦得解蛻之道，如蛻蟬耳。經常從王君遊山海，或暫歸家。王君亦有書與陳尉，多是篆文，或真書。字廓落而大，陳尉世世寶之。宴畢，方平麻姑，命駕昇天而去。簫鼓道從如初焉。

## 樊夫人

樊夫人者，劉綱妻也。綱仕為上虞令。有道術，能檄召鬼神，禁制變化之事。亦潛修密證。人莫能知。為理尚清靜簡易，而政令宣行，民受其惠。無水旱疫毒驚暴之傷。歲歲大豐。暇日，常與夫人較其術。與俱坐堂上，綱作火，燒客碓屋，從東起，夫人禁之，即滅。庭中兩株桃，夫妻各一株，使相鬥擊。良久，綱所咒者，不如，數走出籬外。綱唾盤中，即成鯉魚，夫人唾盤中，成獺食魚。綱與夫人入四明山，路阻虎，綱禁之，虎伏不敢動。適欲往，虎即滅之。夫人徑前，虎即面向地，不敢仰視。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腳下。綱每共試術，事事不勝。將昇天，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，綱昇樹數丈，方能飛舉。夫人平坐，冉冉如雲氣之昇，同昇天而去。

## 嚴清

嚴清，會稽人，家貧，常於山中作炭。忽有一人，與清語，不知其異人也。臨別，以一卷書與清曰，汝得長生，故以相授，當以潔器盛之，置於高處。清授之，後得其術，入霍山仙去。

## 帛和

帛和，字仲理，遼東人也。入地 山事董奉，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。告和曰，吾道盡此，不能得神丹金砂，周遊天下，無山不。汝今少壯，廣求索之。和乃到西城山，事王君。王君語和大道訣，曰，此山石室中，當熟視北壁，當見壁有文字，則得道矣。視壁三年，方見文字，乃古人之所刻，太清中經，神丹方，及三皇天文，大字五岳真形圖，皆著石壁。和諷誦萬言，義有所不解，王君

乃授之訣。後入林慮山為地仙林慮一名隆慮，其山南連大行，北接恆岳，有仙人樓，高五十丈。

### 東陵聖母

東陵聖母，廣陵海陵人也。適杜氏。師劉綱學道，能易形變化，隱見無方。杜不信道。常怒之。聖母理疾救人，或有所詣，杜恚之愈甚。訟之官，云聖母姦妖，不理家務。官收聖母付獄。頃之，已從獄窗中飛去。眾望見之，轉高入雲中，留所著履一雙在窗下。於是遠近立廟祠之。民所奉事，禱之立效。常有一青鳥在祭所，人有失物者，乞問所在，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。路不拾遺，歲月稍久，亦不復爾。至今海陵縣中，不得為姦盜之事。大者即風波沒溺，虎狼殺之。小者即復病也。

### 葛玄

葛玄，字孝先，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，未及合作，常服餌朮，尤長於治病，鬼魅皆見形，或遣或殺，能絕穀連年，不饑，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，薪盡而衣冠不灼，飲酒一斛，便入深泉澗中臥，酒解乃出，身不濡濕。玄備覽五經，又好談論。好事少年數十人，從玄游學，嘗舟行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，因問此符之驗，能為何事，可得見否。玄曰，符亦何所為乎。即取一符投江中，逆流而上，曰，何如。客曰，異矣。又取一符投江中，停立不動。須臾，下符上，上符下，三符合一處，玄乃取之。又江邊有一洗衣女，玄謂諸少年曰，吾為聊等走此女何如。客曰，善。乃投一符於水中，女便驚走，數里許不止，玄曰，可以使止矣。復以一符投水中，女即止還。人問女何怖而走。客曰，吾自不知何故也。玄常過主人，主人病，祭祀道精人而使玄飲酒。精人言語不遜。玄大怒

曰，奸鬼敢爾。敕五伯曳精人，縛柱鞭脊。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，至庭，抱柱解衣，投地，但聞鞭聲，血出淋漓。精人故作鬼語乞命。玄曰，赦汝死罪，汝能令主人病愈否。精人曰，能。玄曰，與汝三日期，病者不愈，當治汝。精人乃見放。玄嘗行過廟，此神常使來之人，未至百步，乃下騎乘。中有大數十株，上有群鳥，莫敢犯之。玄乘車過不下。須臾，有大風，迴逐玄車，塵埃漫天，從者皆辟易，玄乃大怒曰，小邪敢爾。即舉手止風，風便止。玄還，以符投廟中，樹上鳥皆墮地而死。後數日，廟樹盛夏皆枯，尋廟屋火起，焚燒悉盡。玄見買魚者在水邊，玄謂魚主曰，欲煩此魚至河伯處，可乎。魚人曰，魚已死矣，何能為。玄曰，無苦也。乃以魚與玄，玄以丹書紙，置魚腹，擲魚水中。俄頃，魚還躍上岸，吐墨書，青色，如大葉而飛去。玄常有賓後來者，出迎之，坐上又有一玄，與客語，迎送亦然。時天寒，玄謂客曰，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，請作火，共使得煖。玄因張口吐氣，赫然火出。須臾，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，亦不甚熱。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，玄時患熱，方仰臥，使人以粉粉身，未及結衣，答曰，熱甚，不能起作戲，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，還復上，及下，冉冉如雲氣，腹粉著屋棟，連日尚在。玄方與客對食，食畢，漱口，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，飛行作聲，良久，張口，群蜂還飛入口中。玄嚼之，故是也。玄手拍床，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鱉之屬，使之舞，皆應絃節如人。玄止之，即止。玄冬中能為客設生瓜。夏致冰雪。又能取數十錢，使人散投井中，玄徐徐以器於上，呼錢出，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，悉入器中。玄為客致酒，無人傳杯，杯自至人前，或飲不盡，杯亦不去。畫流水，即為逆流十丈許。於時有一道士，頗能治病，從中國來，欺人言我數百歲。玄知其誑，後會眾坐，玄謂所親曰，欲知此公年否。所親曰，善。忽有人從天上下，舉座矚目良久，集地，著朱衣，進賢冠，入至此道士前曰，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，而欺誑百姓。道士大怖，下床長跪答曰，無狀，實年七十

三。玄因撫手大笑，忽然失朱衣所在。道士大驚，遂不知所之。吳大帝請玄相見，欲加榮位，玄不聽。求去，不得，以客待之，常共遊宴。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。帝曰，百姓請雨，安可得乎。玄曰，易得耳。即便書符著社中，一時之間，天地晦冥，大雨流注中庭，平地水尺餘。帝曰，水寧可使有魚乎。玄曰，可。復書符水中，須臾，有大魚百許，頭亦各長一二尺，走水中。帝曰。可食乎。玄曰，可。遂使取治之，乃真魚也。常從帝行舟，遇大風，百官船無大小，多濡沒，玄船亦淪失所在。帝歎曰，葛公有道，亦不能免此乎。乃登山四望，使人覓船。船沒已經宿，忽見玄從水上來。既至，尚有酒色，謝帝曰，昨因侍從，而伍子胥見，疆牽過，卒不得捨去，煩勞至尊暴露水次。玄每行，卒逢所親，要於道間樹下，折草刺樹，以杯器盛之，汁流如泉，杯滿即止，飲之皆如好酒。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，入口皆是鹿脯。其所刺樹，以杯承之，杯至即汁出，杯滿即止。他人取之，終不為出也。或有請玄，玄意不欲，主人疆之，不得已隨去，行數百步，玄腹痛，止而臥地，須臾死，舉頭，頭斷舉四肢，四肢斷，更臭爛蟲生，不可復近。請之者，遽走告玄家，更見玄故在堂上，此人亦不敢言之，走還向玄死處，已失玄尸所在。與人俱行，能令去地三四尺，仍並而步。又玄游會稽，有賈人，從中國過神廟，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，欲附一封書與葛公，可為致之。主簿因以函書鄭賈人船頭，如釘著，不可取。及達會稽，即以報玄，玄自取之，即得。語弟子張大言曰，吾為天子所逼留，不違作大藥，今當尸解。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。至期，玄衣冠入室，臥而氣絕，其色不變。弟子燒香守之三日，夜半，忽大風起，發屋折木，聲如雷，炬滅良久，風止，忽失玄所在。但見委衣床上，帶無解者。旦問鄰家，鄰家人言，了無大風，風止在一宅，籬落樹木皆敗折也。

# 神仙傳卷八

## 鳳綱

鳳綱者，漁陽人也。常採百草花，以水漬封泥之。自正月始盡，九月末止，埋之百日，煎九火。卒死者，以藥內口中，皆立活。綱常服此藥，至數百歲不老。後入地肺山中仙去。

## 衛叔卿

衛叔卿者，中山人也。服雲母得仙。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，孝武皇間居殿上，忽有一人，乘雲車，駕白鹿，從天而下，來集殿前。其人年可三十許，色如童子，羽衣星冠。帝乃驚問曰，為誰。答曰，吾中山衛叔卿也。帝曰，子若是中山人，乃朕臣也，可前共語。叔卿本意謁帝，謂帝好道，見之必加優禮。而帝今云是朕臣也，於是大失望。默然不應，忽焉不知所在。帝甚悔。即遣使者梁伯，至中山，推求叔卿。不得見。但見其子名度世，即將還，見帝。問云，汝父今在何所。對曰，臣父少好仙道，嘗服遵引，不交世事，委家而去，已四十餘年，云當入太華山也。帝即遣使者，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。到山下，欲上，輒火不能上也。積數十日，度世謂使者曰，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。乃齋戒獨上。未到其嶺，於絕巖之下，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。紫雲鬱鬱於其上，白玉為，又有數仙童，執幢節立其後。度世望而再拜。叔卿曰，汝來何為。度世曰，帝甚悔前日倉卒，不得與父言語，今故遣

使者梁伯，與度世共來，願更得見父也。叔卿曰，前為太上所遣，欲誡帝以大災之期，及救危厄之法，國祚可延，而疆梁自負，不識真道，而反欲臣我，不足告語，是以去耳。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，吾終不復往耳。度世曰，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。叔卿曰，洪崖先生，許由，巢父，火低公，飛黃子，王子晉，薛容耳。今世當大亂，天下無聊，後數百年間，土滅金亡。汝歸，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，函中有神素書，取而按方合服之，一年，可能乘雲而行。道成，來就吾於此。勿得為漢臣也，亦不復為語帝也。度世於是拜辭而去。下山，見梁伯不告所以。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，乃叩頭於度世，求乞道術。先是，度世與之共行，見伯情行溫實，乃以語之。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。後掘得玉函，封以飛仙之香，取而餌服，乃五色雲母，遂合藥服之，與梁伯俱仙去。留其方與子，而世人多得之者。

## 墨子

墨子者，名翟，宋人也。仕宋為大夫。外治經典，內修道術，著書十篇，號為墨子。世多學者。與儒家分途，務尚儉約，頗毀孔子。有公輸般者，為楚造雲梯之械，以攻宋。墨子聞之，往詣楚。腳壞，裂裳，裹足，七日七夜到。見公輸般而說之曰，子為雲梯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。餘於地而不足於民，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，不可謂智。宋無罪而攻之，不可謂仁。知而不爭，不可謂忠。而不得，不可謂彊。公輸般曰，吾不可以已，言於王矣。墨子見王曰，於今年人，捨其文軒，鄰有一弊輿，而欲竊之。捨其錦繡，鄰有短褐，而欲竊之。捨其梁肉，鄰有糟糠，而欲竊之。此為何若人也。王曰，若然者，必有狂疾。翟曰，楚有雲夢之麋鹿，江漢之魚龜，為天下富。宋無雉兔鮒魚，猶梁肉與糟糠也。楚有杞梓豫章，宋無數丈之木，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。臣聞大王更議攻宋，有與此同。

王曰，善哉。然公輸般已為雲梯，謂必取宋。於是見公輸般。墨子解帶為城，以 為械。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，九變，而墨子九拒之。公輸之攻城械盡，而墨子之守有餘也。公輸般曰，吾知所以攻子矣，吾不言。墨子曰，吾禡子所以致我，我亦不言。問其故。墨子曰，公輸之意，不過殺臣，宋莫能守耳。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早已操臣守禦之器，在宋城上，而待楚冠矣。雖殺臣，不能絕也。乃止，不復攻宋。墨子年八十有二，乃歎曰，世事已可知，榮位非常保，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。乃入周荻山，精思道法，想像紳仙。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。墨子臥後，又有人來，以衣覆足。墨子乃伺之，忽見一人，乃起問之曰，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，將度世之神仙乎。願且少留，誨以道要。神人曰，知子有志好道，故來相候。子欲何求。墨子曰，願得長生，與天地相畢耳。於是神人授以素書，朱英丸，道靈教戒，五行變化，凡二十五篇。告墨子曰，子有仙骨，又聰明，得此便成，不復須師。墨子拜受合作，遂得其驗，乃集其要，以為五行記。乃得地仙。隱居以避戰國。至漢武帝時，遣使者楊遵，束帛加璧，以聘墨子，墨子不出。視其顏色，常如五十許人，周游五嶽，不止一處。

## 孫博

孫博者，河東人也。有清才，能屬文。著書百餘篇，誦經數十萬言。晚乃好道，治墨子之術，能令草木金石，皆為火光，照數里。亦能使身成火，口中吐火。指大樹生草，則焦枯，更指，還如故。又有人亡奴，藏匿軍中者，捕之不得。博語奴主曰，吾為卿燒其營舍，奴必走出。卿但諦伺捉之。於是博以一赤丸子，擲軍門。須臾，火起燭天，奴果走出。乃捉得之。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，火即滅，屋舍百物，如故不損。博每作火，有所燒，他人以水灌之，終不可滅。須臾自止之方止。行水火中，不沾灼。亦能使千百

人從已蹈之，俱不沾灼。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，飲食作樂，使眾人舞於水上。又山間石壁，地上盤石，博入其中，漸見背及兩耳，良久都沒。又能吞刀劍數千枚，及壁中出入，如有<sup>13</sup>孔穴也。能引鏡為刀，屈為刀為鏡，可積時不改，須博指之，乃復如故。後入林瀘山，服神丹而仙去。

## 天門子

天門子者，姓王名剛，<sup>14</sup>尤明補養之要。故其經曰，陽生立於寅，純木之精。陰生立於申，純金之精。夫以木投金，無往不傷，故陰能疲陽也。陰人著脂粉者，法立之白也。是以真人道士，莫不留心注意，精其微妙，審其盛衰。我行青龍，彼行白虎，取彼朱雀，煎我玄武，不死之道也。又陰人之情也，每急於求陽。然而外自戕抑，不肯請陽者，明金不為木屈也。陽性氣剛燥，志節略，至於游冥，言和氣柔，辭語卑下，明木之畏於金也。天門子即行此道，年二百八十歲，猶有童子之色。乃服珠醴，得仙，入玄洲山去也。

## 玉子

玉子者，姓章，名震，南郡人也。少好學眾經，周幽王徵之不出。乃歎曰，人生世間，日失一日。去生轉遠，去死轉近。而但貪富貴，不知養性命。人盡氣絕，則死。位為王侯，金玉如山，何益於灰土乎。獨有神仙度世，可以無窮耳。乃師長桑子，具受眾術，別造一家之法。著道書百餘篇。其術以務魁為主，而精於五行之意。演其微妙，以養性治病，消災散禍。能起飄風，發屋，折木，

---

<sup>13</sup> 一本無有字。

<sup>14</sup> 剛一本作綱。

作雷雨雲霧。能以草芥瓦石為六畜龍，虎立成。能分形為百千人。能涉江海，含水噴之，皆成珠玉，亦不變。或時閉氣不息，舉之不起，推之不動，屈之不曲，伸之不直，或百日，數十日乃起。與子弟行，各丸泥為馬與之，皆令閉目，須臾，成大馬，乘之，日行千里。又能吐氣，五色起數百<sup>15</sup>丈。見飛鳥過，指之即墮。臨淵投符，召魚之屬，悉來上岸。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。亦不能久也。其務魁時，以器盛水，著兩肘之間，噓之水上，立有赤光輝輝，起一丈。以此水治病，病在內，飲之。在外者，洗之。皆立愈。後入崆峒山合丹，白日昇天而去。

## 沈羲

沈羲者，吳郡人。學道於蜀中，但能消災治病，救濟百姓，不知服藥。功德感天，天神識之。羲與妻賈氏，<sup>16</sup>共載，詣子婦卓孔寧家。還，逢白鹿車一乘，青龍車一乘，白虎車一乘，從者皆數十騎，皆朱衣，仗矛帶劍，輝赫滿道。問羲曰，君是沈羲否。羲愕然，不裊何等。答曰，是也。何為問之。騎人曰，羲有功於民，心不忘道，自少小以來，履行無過，壽命不長，年壽將盡。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。侍郎薄延之，乘白鹿車是也。度世君司馬生，青龍車是也。迎使者徐福，白虎車是也。須臾，有三仙人，羽衣持節，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，羲不能識，遂載羲昇天。昇天之時，道間鉏耨人，皆共見之。<sup>17</sup>不知何等。斯須大霧。霧解，失其所在。但見羲所乘車牛，在田食苗。或有識是羲車牛，以語羲家弟子。恐是邪鬼，將羲藏山谷間，乃分布於百里之內，求之不得。四百餘

---

<sup>15</sup> 一本無百字。

<sup>16</sup> 一本無氏字。

<sup>17</sup> 一本無之字。

年，忽還鄉里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。<sup>18</sup>懷喜告曰，<sup>19</sup>聞先人說，家有先人仙去，久不歸也。留數十日。說初上天時云，不得見帝，但見老君東向而坐，左右 羲不得謝，但默坐而已。宮殿鬱鬱如雲氣，五色玄黃，不可名狀。侍者數百人，多女少男。庭中有珠玉之樹，眾芝叢生，龍處成群，游戲其間。聞琅琅如銅鐵之聲，不知何等。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。老君身形，略長一丈，被髮文衣，身體有光耀。須臾，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，賜羲曰，此是神丹，飲者不死。夫妻各一杯，壽萬歲。乃告言飲服畢。拜而勿謝。服藥後，賜棗二枚，大如雞子。脯五寸。遺羲曰，暫還人間治百性疾病。如欲上來，書此符懸之竿杪，吾當迎汝。乃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。羲奄忽如寐，已在地上，多得其符驗也。

### 陳安世附權叔本

陳安世，京兆人也。為權叔本家傭賃。稟性慈仁。行見禽獸，常下道避之，不欲驚之。不踐生蟲。未嘗殺物。年十三四，叔本好道思神，有二仙人，託為書生，從叔本游，以觀試之。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，久而意轉怠。叔本在內方作美食，而二仙復來詣門，問安世曰，叔本在否。答曰，在耳。入白叔本，叔本即欲出。其婦引還而止曰，餓書生輩，復欲來飽腹耳。於是叔本使安世出。答言不在。二人曰，前者云在。旋言不在，何也。答曰，大家君教我云耳。二人善其誠實，乃謂叔本勤苦有年，今適值我二人，而乃懈怠，是其不遇幾成而敗。乃問安世曰，汝好游戲耶。答曰，不好也。又曰，汝好道乎。答曰，好而無由知之。二人曰，汝審好道，明日早，會道北大樹下。安世承言，早往期處，到日西，不見一

---

<sup>18</sup> 一本無懷下無喜字。

<sup>19</sup> 一本無告字。

人。乃起欲去。曰書生定欺我耳。二人已在其側，呼曰，安世汝來何晚也。答曰，早來，但不見君耳。二人曰，吾端坐在汝邊耳。頻三期之，而安世輒早至。知可教，乃以藥二丸與安世。誠之曰，汝歸，勿復飲食，別止於一處。安世承誠。二人常來往其處。叔本怪之曰，安世處空室，何得有人語，往輒不見。叔本曰，向聞多人語聲，今不見一人，何也。答曰，我獨語耳。叔本見安世不復食，但飲水，止息別位，疑非常人。自知失賢。乃歎曰，夫道尊德貴，不在年齒。父母生我，然非師，則莫能使我長生。先聞道者，即為師矣。乃執弟子之禮，朝夕拜事之，為之灑掃。安世道成，白日昇天。臨去，遂以要道術授叔本。叔本後亦仙去矣。

## 劉政

劉政者，沛人也。高才博物，學無不覽。以為世之榮貴，乃須與耳，不如學道，可得長生。乃絕進取之路，求養生之術。勤尋異聞，不遠千里，苟有勝己，雖奴客必師事之。復治墨子五行記。兼服朱英丸。年百八十餘歲，色如童子。能變化隱形，以一人分作百人，百人作千人，千人作萬人。又能隱三軍之眾，使成一叢林木。亦能使成鳥獸。試取他人器物，易置其處，人不知覺。又能種五果，立使華實可食。坐致行廚，飯膳供數百人。又能吹氣為風，飛砂揚石。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，便欲頽壞。復指之，即還如故。又能化生美女之形，及作水火。又能一日之中，行數千里。能噓水興雲，奮手起霧，聚土成山，刺地成淵，能忽老忽少，乍大乍小，入水不沾，步行水上，召江海中魚蛟龍，即皆登岸。又口吐五色之氣，方廣十里，直上連天。又能躍上，下去地數百丈。後去不知所在。

## 神仙傳卷九

### 茅君

茅君者，幽州人，學道於齊，二十年，道成歸家，父母見之，大怒曰，汝不孝，不親供養，尋求妖妄，流走四方，欲笞之。茅君長跪謝曰，某受命上天，當應得道，事不兩遂，違遠供養，雖口多無益，今乃能使家門平安，父母壽考，其道已成，不可鞭辱，恐非小故。父怒不已，操杖向之，適欲舉杖，杖即摧成數十段，皆飛如弓激矢，中壁。壁穿，中柱，柱陷。父乃止。茅君曰，向所言，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。父曰，汝言得道，能起死人否。茅君曰，死人罪重惡罪積，不可得生，橫傷短折，即可起耳。父使為之，有驗。茅君弟在，仕至二千石，當之官，鄉里送者數百人，茅君亦在座，乃曰，余雖不作二千石，亦當有神靈之職，某月某日，當之官。賓客皆曰，願奉送。誠君甚厚意，但當空來，不須有所損費，吾當有以供待之。至期，賓客並至，大作宴會，皆青縑帳幄，下鋪重白，奇饌異果，芬芳羅列，妓女音樂，金石俱奏，聲震天地，聞於數里，隨從千餘人，莫不醉飽。及迎官來，文官則朱衣素帶，數百人，武官則甲兵旌旗，器仗耀日，結營數里。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，乃登羽蓋車而去。麾幡翳鬱，驂駕虎，飛禽翔獸，躍覆其上，流雲彩霞，霏霏繞其左右。去家十餘里，忽然不見。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。茅君在帳中與人語，言其出入或發人馬，或人馬，或

化為白鶴。人有病者，往請福，常煮雞子十枚，以內帳中。須臾，一一擲出還之。歸破之，若其中黃者，病人當愈，若有土者，即不愈。常以此為候。

### 孔安國

孔安國者，魯人也。常行氣服鉛丹，年二百歲，色如童子。隱潛山，弟子隨之數百人。每斷穀入室，一年半復出，益少。其不入室，則飲食如常，與世人無異。安國為人沉重，尤寶惜道要，不肯輕傳。其奉事者，五六年，審其為人志性，乃傳之。有陳伯者，安樂人也。求事安國，安國以為弟子。留三年，知其執信，乃謂之曰，吾亦少更勤苦，尋求道術，無所不至，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，唯受地仙之方，適可以不死，而昔事海濱漁父，漁父者，故越相范蠡也，乃易姓名，隱以避凶世，哀孔有志授我祕方服餌之法，以得度世，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，皆千歲之後更少壯，吾受道以來，服藥三百餘年，以其一方授崔仲卿，卿年八十四，服藥已三十三年矣，視其肌體氣力，甚健，鬚髮不白，口齒完堅。子往與相見，事之。陳伯遂往事之，受其方，亦度世不老。又有張合妻，年五十，服之，反如二十許人。一縣怪之。八十六生一男。又教數人，皆四百歲。後入山去。亦有不度世者，由於房中之術故也。

### 尹軌

尹軌者，字公度，太原人也。博學五經，尤明天文星氣，河洛讖緯，無不精微。晚乃學道，常服黃精華，日三合，計年數百歲。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，未嘗不效。腰佩漆竹筒十數枚，中皆有藥，言可辟兵疫。常與人一丸，令佩之。會世大亂，鄉里多罹其

難，惟此家免厄。又大疫時，或得粒許大塗門，則一家不病。弟子黃理，居陸渾山中，患虎暴。公度使其斷木為柱，去家五里，四方各埋一柱，公度即印封之，虎即絕跡，到五里輒還。有怪鳥止屋上者，以白公度，公度為書一符，著鳥所鳴處。至夕，鳥伏死符下。或有人遭喪當葬，而貧，汲汲無以辦。公度過省之，孝子遂說其孤苦，公席為之愴然。令求一片鉛。公席入荊山，架小屋，於爐火中銷鉛，以所帶藥如米大，投鉛中，攪之，乃成好銀。與之。告曰，吾念汝貧困，不能營葬，故以拯救，慎勿多言也。有人負官錢百萬，身見收縛，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。令致錫，得百兩，復銷之以藥，方寸匕，投之，成金。還官。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。

## 介象

介象者，字元則，會稽人也。學通五經，博覽百家之言，能屬文。後學道入東山，善度世禁氣之術。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焦。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。雞犬三日不鳴不吠。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。隱形變化，為草木鳥獸。聞有五丹經，周旋天下尋求之，不得其師，乃入山精思，冀遇神仙。憊極，臥石上，有一虎，往舐象額，象寤見虎，乃謂之曰，天使汝來侍衛我，汝且停，若山神使汝試我，即疾去。虎乃去。象入山谷，上有石子，紫色，光綠甚好，大如雞子，不可稱數。乃取兩枚。谷深不能前，乃還。於山中見一美女，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，被服五綵，蓋神仙也。象乞長生之方。女曰，子可送手中物，著故處，乃可。汝未應取此物，吾故止，待汝。象送石還，見女子在前處，語象曰，汝血食之氣未盡，斷穀三年，更來。吾止此。象歸，斷穀三年，復往，見此女故在前處。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，告之曰，得此便得仙，勿復他為也。乃辭歸。象常往弟子駱廷稚舍，帷下屏中，有數生，論左傳義不平。象傍聞之，不能忍，乃忿然為決。書生知非常人，密表薦於吳主。象知

之，欲去。曰，恐官事拘束我耳。廷雅固留，吳王徵至武昌，甚尊敬之，稱為介君，詔令立宅供帳，皆是綺繡，遺黃金千鎰，從象學隱形之術。試還後宮，出入，莫有見者，如此不一。嘗為吳主種瓜菜百果，皆立生可食。吳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。象曰，鯨魚膾為上。吳主曰，論近道魚耳。此出海中，安可得邪。象曰，可得。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，水滿之，并求鉤，象起餌之，垂綸於埒，須臾，果得鯨魚。吳主驚喜，問象可食不。象曰，故為陛下取作生膾，安敢取不可食之物。乃使廚下切之。吳主曰，聞蜀使來，得蜀薑，作薑甚好，恨爾時無此。象曰，蜀薑豈不易得，願差所使者，可付直。吳主指左右一人，以錢五十付之，象書一符，以著青竹杖中，使行人閉目騎杖，杖止，便買薑，訖，復閉目。此人承言騎杖，須臾止，已至成都，不知是何處。問人，知是蜀市，乃買薑。於時吳使張溫，先在蜀。既於市中相識，甚驚，便作書寄其家。此人買薑畢，捉書，負薑，騎杖，閉目，須臾已還，吳廚下切膾適了。象又能讀諸符文，如讀書，無誤謬者。或不信之，取諸雜符，除其注，以示象，象皆一一別之。其幻法種種變化，不可勝數。後告言病，帝遣左右姬侍，以美梨一奩，賜象。象食之，須臾便死。帝埋葬之。以日中時死，晡時已至建業，所賜梨，付苑吏種之。吏後以表聞，吳主即發棺視之，唯一符耳。帝思之，與立廟，時時躬往祭之。常有白鶴，來集座上，遲迴復去。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，顏色轉少。

## 蘇仙公

蘇仙公者，桂陽人也。漢文帝時得道。先生早喪所怙，鄉中以仁孝聞。宅在郡城東北，出入往來，不避燥濕至於食物，不憚精祖。先生家貧，常自牧牛，與里中小兒，更日為牛郎。先生牧之牛，則徘徊側近，不驅自歸。餘小兒牧牛，牛則四散，跨岡越嶮。

諸兒問曰，爾何術也。先生曰，非汝輩所知。常乘一鹿。先生常與母共食。母曰，食無鮓，他日可往市買也。先生於是插飯中，攜錢而去，斯須，即以鮓至。母食未畢。母曰，何處買來。對曰，便縣市也。母曰，便縣去此百二十里，道途徑嶮，往來遽至，汝欺我也。欲杖之。先生跪曰，買鮓之時，見舅在市，與我語云，明日來此，請待舅至，以驗虛實。母遂寬之。明曉，舅果到。云，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。母即驚駭，方知其神異。先生曾持一竹杖。時人謂曰，蘇生竹杖，固是龍也。數歲之後，先生灑掃門庭，修飾牆宇。友人曰，有何邀迎。答曰，仙侶當降。俄頃之間，乃見天西北隅，紫雲氤氳，有數十白鶴，飛翔其中，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，皆化為少年，儀形端美，如十八九歲人，怡然輕舉。先生斂容逢迎，乃跪白母曰，某受命當仙，被召有期，儀衛已至，當違色養，即便拜辭。母子歔歔。母曰，汝去之後，使我如何存活。先生曰，明年天下疾疫，庭中井水，簷邊橘樹，可以代養。井水一升，橘葉一枚，可療一人，兼封一櫃留之，有所闕乏，可以扣櫃言之，所須當至，慎勿開也。言畢，即出門，踟躕顧望，聳身入雲，紫雲捧足，君鶴翱翔，遂昇雲漠而去。年，果有疾疫，遠近悉求母療之，皆以水及橘葉，無不愈者。有所闕乏，即扣櫃，所須即至。三年之後，母心疑，因即開之，見雙白鶴飛去，自後扣之，無復有應。母年百餘歲，一旦無疾而終，鄉人共葬之，如世人之禮。葬後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，有號哭之聲，咸知蘇君之神也。郡守鄉人，皆就山弔慰，但聞哭聲，不見其形。郡守鄉人苦請相見。空中答曰，出俗日久，形貌殊凡，若當露見，誠恐驚怪。固請不已。即出半面，示一手，皆有細毛，異常人也。因謂郡守鄉人曰，遠勞見慰，途徑險阻，可從直路而還，不須迴顧。言畢，即見橋嶺傍，直至郡城。行次，有一官吏，輒迴顧，遂失橋所，墜落江濱，乃見一赤龍於橋下，宛轉而去。先生哭處，有桂竹兩枝，無風自掃，其地恆淨。三年之後，無復哭聲。因見白馬常在嶺上，遂改牛脾山為白馬

嶺。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，人或挾彈彈之，鶴以爪攫樓板，似漆書云，城郭是人民，非三百甲子一來歸，吾是蘇君，彈何為至。今修道之人，每至甲子日，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。<sup>20</sup>

## 成仙公

成仙公者，諱武丁，桂陽臨武烏里人也。後漢時，年十三，身長七尺，為縣小吏。有異姿，少言大度，不附人。人謂之癡。少有經學，不授於師，但有自然之性。時先被使京還，過長沙郡，投郵舍不及，遂宿於野樹下。忽聞樹上人語云，向長沙市藥。平旦視之，乃二白鶴。仙公異之，遂往市。見二人，罩白傘，相從而行。先生遂呼之，設食，食訖，便去。曾不顧謝。仙公乃隨之，行數里，二人顧見仙公。語曰，子有何求，而隨不止。仙公曰，僕少出陋賤，聞君有濟生之術，是以侍從耳。二人相向而笑，遂出玉函看素書，果有武丁姓名。於是與藥二丸，令服之。二人語仙公曰，君當得地仙，遂令還家。明照萬物，獸聲鳥鳴，悉能解之。仙公到家後，縣使遂餉府君，府君周昕，有知人之鑒。見仙公呼曰，汝何姓名也。對曰，姓成名武丁，縣司小吏。府君異之。乃留在左右。久之，署為文學主簿。嘗與眾共坐，聞群雀鳴而笑之。眾問其故。答曰，市東車翻，覆米，群雀相呼往食。遣視之，信然也。時郡中寮吏豪族，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。府君曰，此非鄉輩所知也。經旬日，乃與仙公居閣直。至年初元會之日，三百餘人，令仙公行酒，酒巡訖，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嚙之。眾客愕然怪之。府君曰，必有所以，因問其故。先生曰，臨武縣火，以此救之。眾客皆笑。明日司儀上事，稱武丁不敬，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。縣人張

---

<sup>20</sup> 按御覽引此傳云，蘇仙公名林，字子玄，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。與此微有不同。

濟上書，稱元日慶集飲酒，晡時火忽延燒廳事，從西北起。時天氣清澄，南風極烈。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，徑止縣，大雨，火即滅。雨中皆有酒氣。眾疑異之。乃知仙公蓋非凡人也。後府君令仙公出郡城西，立宅居止，只有母，一小弟及兩小兒。比及二年，仙公告病，四宿而殞。府君自臨殯之。經兩日，猶未成服。仙公友人從臨武來，於武昌岡上逢仙公，乘白驃西行。友人問曰，日將暮，何所之也。答曰，暫往迷溪，斯須卻返。我去向來，忘大刀在戶側。履在雞棲上，可過語家人收之。友人至其家，聞哭聲，大驚曰，吾向來於武昌岡逢之。共語云，暫至迷溪，斯須當返，令過語家人，收刀並履，何得爾乎。其家人云，刀履并入棺中，那應在外。即以此事往啟府君，府君遂令發棺視之，不復見尸。棺中唯一青竹杖，長七尺，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。時人謂先生乘驃於武昌岡，乃改為驃岡，在郡西十里也。

## 郭璞

郭璞，字景純，河東人也。周識博聞，有出世之道。鑿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，莫不窮微。善測人鬼之情狀。李洪範，林明道，論景純善於遙寄，綴文之士，皆同宗之。晉中興，王導受其成旨，以建國社稷，璞盡規矩制度，仰範太微星辰，俯則河洛黃圖。夫帝王之作，必有天人之助者矣。王敦鎮南州，欲謀大逆，乃召璞為佐，時明帝年十五，一夕，集朝士，問太史王敦，果得天下邪。吏臣曰，王敦致天子，非能得天下。明帝遂單騎微行，直入姑熟城，敦正與璞食，璞久之，不白敦，敦驚曰，吾今同議定大計，卿何不即言。璞曰，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，五岳四海之神祇，皆為道從翼衛，下官震悸失守，不即得白將軍。敦使聞，謂是小奚戲馬檢，定非也。遣三十騎追，不及。敦曰，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，扶犁而耕，占之。璞曰，大江扶犁耕，亦自不成反，反

亦無所成。敦怒謂璞曰，卿命盡幾何。璞曰，下官命盡今日。敦誅璞，江水暴上市，璞尸出城南坑，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，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，有鵲巢，璞逆報家書所言也。謂伍伯曰，吾年十三時，於柵塘脫袍與汝，吾命應在汝手中，可用吾刀。伍伯感昔念惠，銜涕行法。殯後三日，南州市人，見璞貨其平生服飾，與相識共語，非但一人。敦不信，開棺無尸，璞得兵解之道，今為水仙伯。注山海經，夏小正，爾雅方言，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。

## 尹思

尹思者，字小龍，安定人也。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，坐屋中，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。兒曰，今年當大水。中有一人，被篔簹帶劍。思目視之曰，將有亂卒至。兒曰，何以知之。曰，月中人。乃帶甲仗矛，當大亂三十年，復當小清耳。後果如其言。

神仙傳卷九終

# 神仙傳卷十

## 沈文泰附李文淵

沈文泰者，九疑人也。得紅神丹，去土符延年益命之道。服之有效。欲之崑崙，留安息二十餘泉年，以傳李文淵曰。土符卻不去，服藥行道無益也。文淵遂受祕要，後亦昇仙。今以竹根汁煮丹，及黃白去三尸法，出此二人矣。

## 涉正

涉正，字玄真，巴東人也。說秦始皇時事，了了似及見者。漢末，從二十弟子入吳，莫有見其開目者。有一弟子，固請之，正乃為開目。目開時，有音如霹靂，而光如電照於室宇。弟子皆不覺頓伏。良久乃能起。正已復還閉目。正道成，莫見其所。服食施行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，絕房室，及服石腦小丹云。

## 皇化

九靈子，姓皇，名化。得還年卻老，胎息內視之要，行之道。其經曰，此術可以辟五兵，卻虎狼，安全己身，營護家門，保子宜孫，內外和穆，人見則喜，不見則思，既宜從軍，又利遠客，他人謀己，消滅不成，千殃萬禍，伏而不起，杜奸邪之路，絕妖怪之

門，咒咀之者，其災不成，厭蠱之者，其禍不行，天下諸賢，皆來宗已，傾神靈之心，得百姓之意。在人間五百餘年，顏色益少。後復煉丹，乃登仙去。

### 北極子

北極子，姓陰，名恆。其經曰，治身之道，愛神為寶。養性之術，死入生出。常能行之，與天相畢。因生求生，真生矣。以鐵治鐵之謂真，以人治人之謂神。後服神丹仙去。

### 李修

絕洞子，姓李，名修。其經曰，弱能制強，陰能弊陽，常若臨深履危，御奔乘駕，長生之道也。年四百餘歲，顏色不衰。著書四十篇，名曰道源。服還丹昇天也。

### 柳融

南極子，姓柳，名融。能含粉成雞子，吐之，數十枚，煮而啖之，與雞子無異。黃中皆餘粉少許，如指端者。取杯咒之，即成龜，煮之可食，腸藏皆具。而杯成龜殼，煮取肉，則殼還成杯矣。取水咒之，即成美酒，飲之，醉人。舉手即成大樹，人或折其細枝，以刺屋間，連日猶在，以漸萎壞，與真木無異也。服雲霜丹，得仙去。

### 葛越

黃盧子，姓葛，名越，甚能治病。千里寄姓名與治之，皆愈。不必見病人身也。善氣禁之道。禁虎狼百蟲，皆不得動，飛鳥不得

去，水為逆流一里。年二百八十歲，力舉千鈞，行及走馬。頭上常有五色氣，高丈餘。天下大旱時，能到淵中召龍出，催促，便升天，使作雨，數數如此。一旦，與親故別，乘龍而去，遂不復還。

### 陳永伯附增族

陳永伯者，南陽人也。得淮南王七星散方，試合服之，二十一日，忽然不知所在。永伯有兄子，名增族，年十七。亦服之，其父繫其足，密閉戶中，晝夜使人守視之，二十八日，亦復不見，不知所之。本方云，服之三十日，得仙。陳氏二子，服未三十日，而失所在，後人不敢服。仙去必有仙官來迎，但人不見之耳。

### 董仲君

董仲君者，臨淮人也。少行氣煉形。年百餘歲不老。嘗見誣繫獄，佯死，臭爛生蟲。獄家舉出而後復生。尸解而去。

### 王仲都

王仲都，漢人也。一云道士，學道於梁山，遇太白真人，授以虹丹，能禦寒暑，已二百許年。漢元帝召至京師，試其方術，嘗以嚴冬之月，從帝出遊，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，於上林昆明池，環水馳走，帝御狐裘，而猶覺寒，仲都貌無變色，背上氣蒸倏倏然。又當盛夏，曝之日中，圍以十罏火，口不稱熱，身不流汗。後亦仙去。桓君山著新論，稱其人。

## 離明

太陽子，姓離，名明，本玉子同年友也。玉子學道已成，太陽子乃事玉子，盡弟子之禮，不敢懈怠。然玉子特親愛之，有門人三千餘人，莫與其比也。好酒，常醉，頗以此見責。然善為五行之道，雖鬢髮班白，而肌膚豐盛，面目光華。三百餘歲，猶自不改。玉子謂之曰，汝當理身養性，而為眾賢法師，而沉迷大醉，功業不修，大藥不合，雖得千歲，猶未足以免死，況數百歲者乎，此凡庸所不為，況於達者乎。對曰，晚學性剛，俗態未除，故以酒自驅其驕慢。如此著七寶樹之術，深得道要，服丹得仙，時時在世間。五百歲中，面如少童。多酒，故其鬢髮皓白也。

## 劉京

劉京者，本漢文帝時侍郎也。從邯鄲張君學道，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，百三十餘歲，視之，如三十許人。能知吉凶之期。又能為人祭天益命，或延得十年五年。至魏武帝時，京遊諸弟子家。皇甫隆聞而隨事之，以雲母丸子方，教隆隆合服之，得三百歲。不能盡其道法，故不得度世。又有王公，於京處得九子丸，時王公已七十歲，服之，御八十妾，生二十兒，騎馬獵行，日二百里，飲酒一斛不醉，得壽二百歲。

## 清平吉

清平吉，沛國人，漢高皇帝時衛卒也。至光武時，容色不老。後尸解去。百餘年，復還鄉里。數日間，又尸解而去。

## 黃山君

黃山君者，修彭祖之術，年數百歲，猶有少容。亦治地仙，不取飛昇。彭祖既去，乃追論其言，為彭祖經。得彭祖經者，便為木中之松柏也。

## 靈壽光

靈壽光者，扶風人也。年七十餘，而得朱英丸方，合而服之，致得其效。轉更少壯，年如二十時。漢獻帝建安元年，光已二百二十歲。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，無疾而卒。田殯埋之，百餘日，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。田得書，掘發棺，視之，中一無所有。釘亦不脫，唯履在棺中。

## 李根

李根，字子源許昌人也。有趙買者，聞其父祖言，傳世見根。買為兒時，便隨事根，至買年八十四，而根年少不老。嘗住壽春吳太文家，太文從之學道，作金銀法，立成。根能變化入水火中。坐致行廚，能供二十人，皆精細之饌，四方奇異之物，非當地所有也。忽告太文曰，王凌當敗，壽春當陷，兵中不復居，可急徙去。太文竊以語弟，弟無意泄之，王凌聞之，以為妖言惑眾，乃使人收根，欲殺之。根時乃方欲書疏，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。根語太文父曰，但語吾不知，官自來搜之。太文出戶，還顧窺，根失所在，左右書器物，皆不復見。於是官兵入索，困食衣篋之中，無處不，不得根。及良久，太文出，見根故在向坐，儼然如故。語太文曰，王太尉當族誅，卿弟泄語，十日中當死。皆果如言。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，此女知書，根出行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，得根

自記其學道經疏云，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。以甲子計之，根已七百餘年也。又太文說，根兩目瞳子皆方。按仙經云，八百歲，人瞳子方也。根告諸弟子言，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，唯得地仙方爾。壽畢天地，然不為下土之士也。

### 黃敬

黃敬，字伯嚴，武陵人也。少讀誦經書，仕州，為部從事。後棄世，學道於霍山。八十餘年，復入中岳，專行服氣斷穀，為吞吐之事，胎息內視，召六甲玉女，吞陰陽符，又思赤星在洞房前，轉大如火，周身。至二百歲，轉還少壯。道士王紫陽，數往見之，求要言。敬告紫陽曰，吾不修服藥之道，但守自然。蓋地仙耳，何足詰問。新野陰君，神丹昇天之法，此真大道之極也，子可從之。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，亦可以學我所為也。紫陽固請不止。敬告紫陽曰，大關之中，有輔星。想而見之，翕習成，赤童在焉。朱庭指而搖之。煉身形消，遣三尸，除死名，審能守之可長生。失之不久淪幽冥。紫陽受之，得長生之道也。

### 甘始

甘始者，太原人也，善行氣，不飲食。又服天門冬，行房中之事。依容成玄素之法，更演益之，為一卷。用之甚有近效。治病不用針灸湯藥。在世百餘歲，乃入王屋山仙去。

### 平仲節

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，河中人。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淵劉聰也來。渡江入括蒼山，受師宋君，存心鏡之道，具百神，行洞房

事，如此積四十五年。中有精思，身形更少，體有真氣。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，中央黃老君，遣迎，即日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。今在滄浪雲臺。

### 宮嵩

宮嵩者，琅琊人也，有文才，著書百餘卷。師事仙人干吉。漢元帝時，嵩隨吉於曲陽泉上，遇天仙，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。吉行之得道，以付嵩。後上此書，書多論陰陽否泰災貴之事，有天道地道人道。云治國者用之，可以長生，此其旨也。嵩服雲母，數百歲有童子之色。後出入紵嶼山仙去。

### 王真

王真，字叔經，上黨人也。年七十九，乃學道行胎息之術。斷穀三十餘年，容少而色美，行及走馬，力兼數人。魏武帝聞之，召相見，似三十許人，意疑其詐，遂驗問其鄉里，皆異口同辭，多自兒童時見之者，真年已四百歲矣。武帝乃信其道，甚加欽禮焉。元節事真十餘年，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，容常不衰。後登女兒山仙去。

### 陳長

陳長，在紵嶼山上，已六百餘歲。紵嶼山中人，為架屋，每四時，烹殺以祭之。長亦不飲食，顏色如六十歲人。諸奉事者，每有疾病，即以器詣長，乞祭水飲之，皆愈。紵嶼山上，累世相承事之，莫知其所來，及服食本末。紵嶼在東海中。吳中周詳者，誤到

其上，留三年，乃得還，具說之如此。紵嶼山，其地方圓千里，上有千餘家，有五穀成熟，莫知其年紀，風俗與吳同。

### 班孟

班孟者，不知何許人，或云女子也。能飛行終日。又能坐空虛之中，與人言語。又能入地中，初去時，沒足至胸，漸入，但餘冠幘，良久而盡沒不見。又以指刺地，即成井可汲。又吹人屋上瓦，即飛入人家。人家有桑果數千株，孟皆拔聚之，成積如山。如此十餘日，吹之各還本處。又能含墨一口中，舒紙著前，嚼墨噴之，皆成文字，滿紙各有意義。後服丹餌，年四百歲，更少。入大冶山中仙去。

### 董子陽

董子陽，少知長生之道。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，但食桃飲石泉。後逢司馬季主，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，遂度世。

### 東郭延

東郭延者，山陽人，服雲散，能夜書。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，比鄰盡見之，與親友辭別而去。云詣崑崙山。

### 戴孟

戴孟本姓燕，名濟，字仲微，漢明帝時人也。入華山及武當山，受裴君玉佩金璫經，及受石精金光符，復有太微黃書，能周遊名山。

## 魯女生

魯女生，長樂人，初餌故麻及朮，絕穀八十餘年，益少壯，色如桃花。日能行三百里，走及鹿，傳世見之。云三百餘年後，采藥嵩高山，見一女人，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，以五岳真形與之，并告其施行。女生道成。一旦，與知友故人別，云入華山去。後五十年，先相識者，逢女生華山廟前，乘白鹿，從玉女三十人，并令謝其鄉里故人。

## 陳子皇

陳子皇，得餌朮要方，服之得仙去。霍山妻姜氏疾病，其用餌朮法服之，病自愈。壽一百七十歲。登山取朮，重擔而歸，不息不極。顏色氣如二十許人。

## 封衡

封衡，字君達，隴西人也。幼學道，通老莊學，勤訪真訣。初服黃連，五十年後，入鳥獸山採藥，又服朮百餘年，還鄉里如二十許人。聞有病死者，識與不識，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。或下鍼，應手立愈。愛齋精，氣不極，視大言，凡圖籍傳記，無不習誦。復遇魯女生，授還丹訣，及五嶽真形圖。遂周遊天下。故山官水神，潛相迎伺，而凶鬼怪物，無不竄避。人或疑之，以矢刃刺禦，皆不能害。常駕一青牛，人莫知其名，因號青牛道士。魏武帝問養性大略。師曰，體欲常勞。食欲常少。勞勿過極。少勿過虛。去肥濃。節酸鹹。減思慮。損喜怒。除馳逐。慎房室。則幾於道矣。故聖人春夏養陽，秋冬養陰，以順其根，以契造化之妙。有二侍者，一負書笈，一攜藥笥。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，墨子隱形法一篇，靈寶衛

生經一卷。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。在人間僅二百餘年，後入元丘山不見。